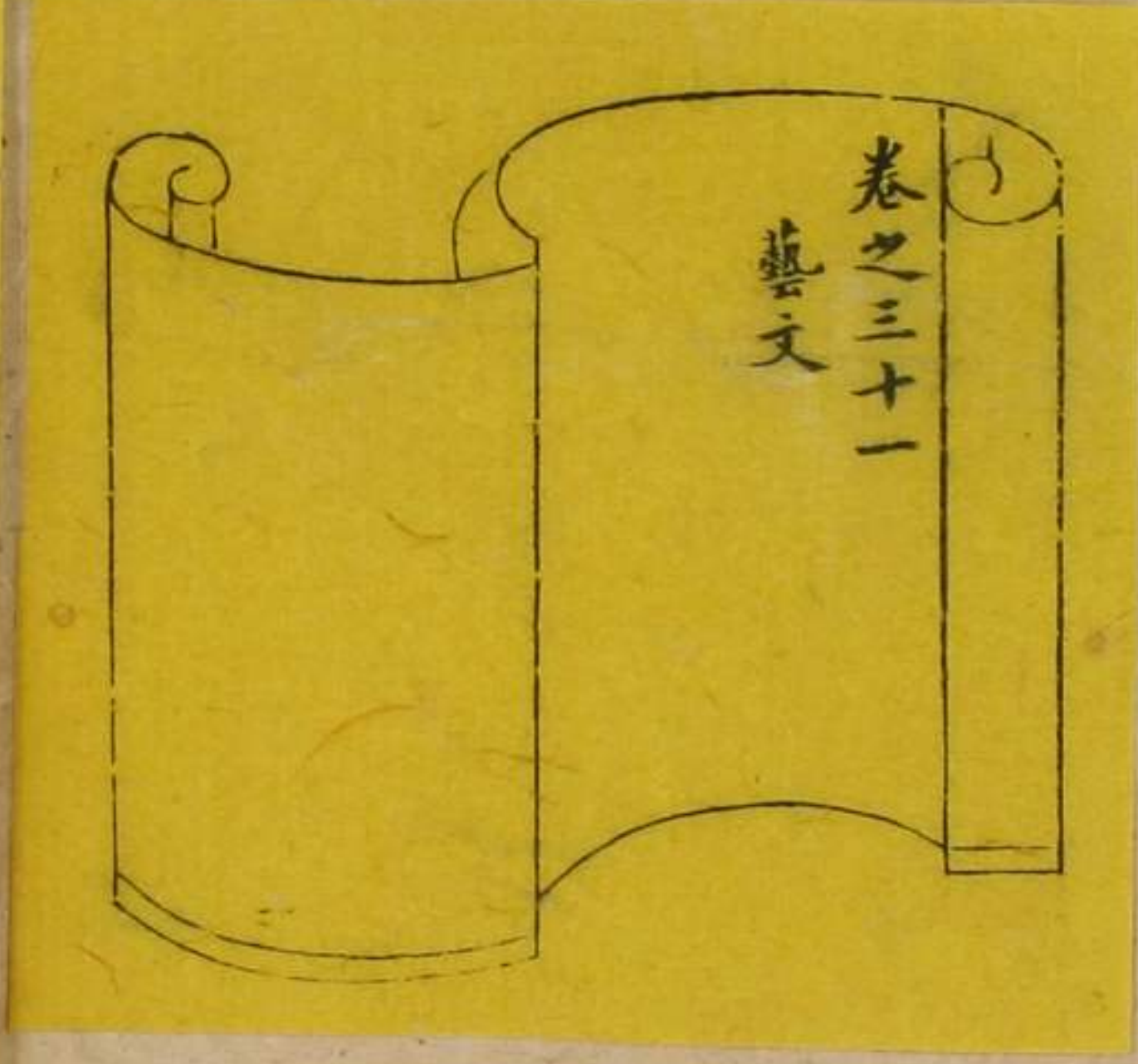




善化縣志



ル 5
3269
18



凡 5
3269
18

昭和十七年
十月十八日
辨求

善化縣志卷之三十一

藝文

蝌蚪留虞夏遺文嶽麓擅荆湖名勝屈潭賈井扶風龍門每
多記述我

朝隆禮師儒廣厲學校封疆大吏接續振興景前躅而樹典型
託名山而垂著作言與功並立政與教維新鴻章鉅製流澤
孔長矣又况挹江山之秀杼軸皆靈觸忠義之懷風情尤勝
采而輯之孰非不朽之盛事也哉志藝文

賈誼傳

漢班固

賈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才召置門下甚愛幸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嘗學事焉徵以爲廷尉廷尉言誼年少頗通諸家之書文帝召以爲博士是時誼年二十餘最爲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爲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諸生於是以爲能文帝悅之超遷一歲中至大中大夫誼以爲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和洽宜當改正朔易服色制法度定官名興禮樂乃草具其儀法色尚黃數用五爲官名悉更奏之文帝謙讓未遑也然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其說皆誼發之於是天子議以誼任公卿之位

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毀誼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以誼爲長沙王太傅誼旣以謫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作賦以弔屈原屈原楚賢臣也被讒放逐作離騷賦其終篇曰已矣國亡人莫我知也遂自投江而死誼追傷之因以自喻誼爲長沙傅三年有鵬飛入誼舍止於坐隅鵬似鴉不祥鳥也誼旣以謫居長沙長沙卑濕誼自傷悼以爲壽不能長乃爲賦以自廣後歲餘文帝思誼徵之至召見上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之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其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旣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乃拜誼爲梁懷王太傅懷王上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誼傅之數

問以得失是時單于疆侵邊天下初定制度疏闕諸侯王僭擬地過古制淮南濟北王皆爲逆誅誼數上疏陳政事多所欲匡建梁王勝墜馬死誼自傷爲傅無狀常哭泣後歲餘亦死賈生之死年三十三矣

屈原外傳

唐沈亞之

昔漢武愛騷令淮南作傳大概屈原事已盡於此太史公因之以入史記外有二三逸事見之雜記方志者尤詳屈原瘦細美鬚丰神朗秀長九尺好奇服冠切雲之冠性潔一日三濯纓事懷襄間蒙讒負譏遂放而耕吟離騷倚耒號泣於天時楚大荒原墮淚處獨產白米如玉江陵志有玉米田卽其地也嘗遊沅湘俗好祀必作樂歌以樂神辭甚俚原因棲玉

筍山作九歌託以諷諫至山鬼篇成四山忽啾啾若啼嘯聲聞十里外草木莫不萎死又見楚先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僑佹與古聖賢怪物行事因書其壁呵而問之時天慘地愁白晝如夜者三日晚益憤懣披蓁茹草混同鳥獸不交世務採柏實和桂膏歌遠遊之章託遊仙以自適王逼逐之於五月五日遂赴清泠之水其神遊於天河精靈時降湘浦楚人思慕謂爲水仙每值原死日必以筒盛米投水祭之至漢建武中長沙區回白日忽見一人自稱三閭大夫謂曰聞君嘗見祭甚善但所遺爲蛟龍所竊今有惠可以楝樹葉塞上以五色絲轉縛之此物蛟龍所憚回依其言世俗作糉並帶絲葉皆其遺風晉咸安中有吳人顏珏者

泊汨羅江夜深月明聞有人行吟曰曾不知夏之爲邱兮孰
謂東門之可蕪珥異之前曰汝三閭大夫耶忽不見其所之
江陵志又載原故宅在姊歸鄉北有女嬃廟至今擣衣石尙
存時當秋風夜雨之際砧石隱隱可聽也噫異哉原以忠死
直古龍比者流何以沒後多不經事特千古騷魂鬱而未散
故鸞熊雖久不祀三閭之跡猶時彷彿占斷於江潭澤畔蒹
葭白露中耳

與王樞使謙仲書

宋 朱熹 元晦

某麋鹿之性久放山林老入修門尤以爲苦雖荷憫勞之意
職務幽閒而其實則有甚難副者日夕悚思未知所以逃責
伏惟高明者有以教之則千里之幸也長沙版築不容中輟

軍屯未得專制皆不得言者比已僭冒陳乞皆得旨施行
想今已有所處矣湘西精舍漕臺想已稟聞得一言俾遂其
役千萬之望昨欲廟祀一二忠賢以勵凡百已委官相視矣
不知亦可並垂念否二事皆關名教計所樂聞故敢輒以爲
請並冀垂察

答朱元晦書

宋 張栻 南軒

某幸如昨但自家弟赴官極覺離索之思耳日夕不敢廢學
第覺向來語言多且只欲自作工夫讀所寄來伊川先生簡
語尤用悚然不知尊兄意如何每玩來書未嘗無警益愈恨
相去遠未得聚首耳中庸義近來細看誠者天之道以下尤
覺所解有功前面於鄙意尙多疑處今復旋具呈子重編集

善化縣志 卷之三十一
解必經商量刻成願早得之此書極有益也傳心閣錄序語
誠贅刪之甚佳尤溪學記此本勝前前本大抵意不甚遠耳
某近爲邵州作復舊學記其閒論大學小學意亦相類錄呈
今猶未刻有所見教尙冀速示也嶽麓書院邇來卻漸成次
第向來邵懷英作事不着實大抵背向傾壞幸得其父再來
今下手整葺也書院相對案山頗有形勝屢爲有力睥睨作
陰宅昨披棘往看四山繚繞大江橫前景趣在道鄉碧虛之
閒方建亭其上以風雩名之安得杖履來共登臨也

答朱元晦秘書

宋 張 栻

某飲食起居皆幸已復舊向來且欲完養此數日方出報客
城南亦五十餘日不到昨一往焉綠陰已滿湖水平漫亦復

不惡方於竹閒結小茆齋爲夏日計雨潦稍定卽杖策其閒
也嘗令畫圖俗工竟未能可人意俟勝日往自平章之方得
寄性爾伯恭近端人來講論詳悉如此朋友眞不易得但論
兄出處引周之可受之義卻似未然又向聚處頗衆今歲已
謝遣然渠猶謂前日欲因而引之以善道其謂來者旣爲舉
業之故先懷利心恐難納之於義大抵渠凡事似於果斷有
所未足耳誠之資質確實有志於是心實愛之但正宜爲學
不然猶未免爲才使今歸必首去求見某以乍出人事頗多
姑遣此紙早晚樞帥又自有人行也孟子解渠卻錄未必異
樞帥處卻將寫了當仍封呈餘箴爲道自重

與唐宗舜書

邑人 李文炤 朗軒

思慮紛擾而晰理茫如此吾人之通患然我日斯邁而月斯征期相與不負斯言耳儀禮經傳之書如大禹之治百川不必盡符洪荒之迹也然而九州攸同之功終必賴之但明洪武間劉有年嘗進逸儀禮十九篇乃唐時所亡者今不可得而見是亦千古之恨事也昏禮必告於廟此人情之至當左氏所議先配後祖恐正指此而言文公於儀禮傳記雖有存疑之辭而於家禮已定爲告祠堂之制闕疑之心折衷之義固並行而不相悖乎廟見非必以盈三月爲期也因時祭而告於祖考耳天子諸侯之時祭嘗因卒獻之時而策命其臣此可以類推矣注疏所列制度文物固不可廢但不無支蕪迂悖之處朱子猶未暇一一修改倘踵事增華不無待於後

之人耶喪祭之禮雖竭力以考究之而苦於勉齋舊編失其體要而祭禮爲尤甚不揣固陋欲稍加增損以合文公所修五禮之轍聊以此意相商焉家禮之書大經大法固足以更化而宜民然其制度文爲之間所未安者亦多有之因輒率然爲論殆近百篇名之曰拾遺而鄉里則取鄉約一則學禮則取揭示釋菜儀二則以爲二卷名之曰附錄異日成書當以相質也陰雨連旬不能遠出昨稍晴霽而又以造冊之故不得不往城料理是以未獲一造尊庶不勝慨然裴令親亦煩以此意達之場期不遠如往省望維舟頃刻至寒舍一敘所欲言者亦非筆札之所能旣也

與唐宗舜書二

李文炤

昔承德音而以俗冗往城未及奉答所問皆聖學大端而淺陋何足以盡知之敢摭臆見以俟高明之裁擇焉誠之爲說莫詳於中庸然大約不過實理實心二義若通書之所言皆以理言者也第四章以心言中之爲說亦莫備於中庸而未發之旨推極性原通書雖專就已發言亦舉用以該其體耳神之爲說則易屢言之矣如曰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又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則非天命而何哉蓋誠者理之原卽太極也中者性之蘊卽五行之各具也神者命之機卽陰陽之不測也以是推之而圖書之相爲表裏也明矣小學之辭誠便於誦讀然吾輩於詩學不甚精工翻覺堆垛成文無復風以動之之意異日俟玉友張先生相聚與之高樞當必別

出機杼耳明史是非大須討論如所疑數事亦其要者洪武事不師古不可勝紀不使建文終喪者彼實不深知周公漢文之優劣耳然而爲建文者恐當以聖制爲重祖命爲輕庶幾權而不戾於經乎永樂之篡彰彰千古作明史者當每歲書建文帝在某處而分注永樂之年號至仁宗卽位彼之興復絕望而此之善政方新然後畧建文而正洪熙之統差可

以得其平耳景泰之立亦與唐肅宗宋高宗無異雖于少保之才節不能有所匡正毋乃未聞道之過也李鄴侯力辭相位其識殆加於人一等矣大禮之議聚訟紛然張楊諸公各執偏見而未深察乎撫育推擇之不同則是秦固失之而楚亦未爲得也蓋君臣之義父子之恩二者並行而不悖乃各

善仁集志 卷之三十一
得其安當是時苟能列正德於七廟之內而祀興獻於別祠則公義與私恩交盡矣安得以宋仁宗之子英宗爲比哉舜受堯之天下而未聞廢瞽瞍之祀光武雖中興漢室而亦必承元成之統光武又似太過古人之權衡審矣至若兄終弟及禮之變也然既嘗爲君臣則兄弟一倫又在所輕觀展禽逆祀之論可見其概矣是卽兄弟數人相繼而立如吳子壽夢之類恐不得不以一人爲一代也但於昭穆之次又不相合此非率然所可決更思之可也儀禮二本謹以相付通書後序一篇亦並呈教

與唐宗舜書三

李文昭

違教甚久晦明風雨無日不往來於心也伏讀尊諭足見切

問近思之至顧淺陋何足以知之聊據鄙意縷陳而待明者之擇焉嘗謂儀禮之分經傳固朱子特創之例而推之大密則亦未能悉協也今試觀於中庸之篇非學禮內所收乎其間或論理或敘事錯出並見而後成文若以例分之則如亂絲之不可理矣如所諭保傳篇文完字足渾然天成又何可以割裂耶故愚所訂祭禮有經有傳者還之以經傳之舊特牲少牢等篇是也有經無傳者存其經而不必湊他書以紀之如遷廟是也有傳無經者存其傳而不必割他經以綱之郊社蜡祭庶幾簡而易曉後世如有作者存此藍本自能因舊以爲新豈必斷鶴續鳧而後爲備哉莊子之書少時甚好之自庚午見王能愚先生之後則不敢揣心於此矣然其學大抵爲我之

學耳以其精者治身以其粗者治世故體用兩極而卒不可行逍遙遊言所見貴於無待也齊物論言成心不可以不忘也養生主則其入手處人間世則其應務處德充符充實之驗也大宗師歸宿之地也而應帝王之意則猶釋氏之所謂周徧耳觀其末篇自敘置孔子於不言而以關尹老聃另爲一家之學與己不同其諸佛學之胚胎歟索隱行怪後必有述直其然乎世途甚隘吾黨甚孤斯征斯邁惟賢者是望餘不宣

與黃上珍書

李文炤

山居孤陋忽聞榮捷南宮且授任銓部內此本積學所應得者亦不足爲吾兄驚喜也近接手書拳拳舊好又得聞方靈

皋先生之緒論令人神馳鄉遂都鄙無異法拙傳已如此立說觀孫子云興師十萬不得操作者七十餘萬家則吳越之區亦用成周田賦之法矣蓋朱子之於聖學譬諸李沆韓琦安社稷則有餘拓邊境則未暇故四子之精蘊闡發無遺而六經之名物度數則未免於闕畧也邇來作春秋集傳而成周之典制益明不知胡康侯何以不信周禮而乃欲解春秋也然弟亦非勇於苟作者因前年冬月漢陽有傅慎全者乃陝西李二曲之門人也年已七十矣因其師遺囑易經不得真解令行求四方渠乃筮之以爲在西南湖岳之間遂策杖至衡諸友引之來舍畱止數月以董蘿石自擬携拙作易說以歸而畱其鄉人楊恥菴所著春秋說經寫本於齋中其書

亢爽徑直盡去諸儒牽合附會之陋習但過於屏棄傳說未免有扶醉漢之譏又得吳宥函春秋臆亦多所發明而惜未盡也以此起興勒成一書俟脫稿日然後可郵寄耳少讀靈臯先生之文以爲有震川之廣淵而加之以潔有荆川之精卓而加之以腴不意吾兄得與之訂交也今有羣書序文數首欲求斤削未審可否亦更有囑焉年齡混到垂暮而友生鮮同方合志之人吾兄交遊甚廣若遇有一箇半箇灰頭土面之士可指引到山齋相與資麗澤之益庶免孤陋之慨乎榮吳二老友必常聚首當於經濟之方互相講究使他日入循吏之列亦桑梓之光也王澂海蔡秀水陳滄州至今猶爲美談況進於此者乎周思皇館弟家塾唐宗舜館團頭市相

去五里家寶菴館張仙菴相去十里故常得晤已將尊札編呈閱矣

與張再超書

名如班

李文炤

圖書配易範之說古今諸儒所論皆未有愜意者昨因以學院發策而精思之爲論相付未知當否惟高明裁之 河圖十數對待聖人則之以作易洛書九數流行聖人則之以作範易所以道陰陽也範所以道五行也蓋一陰一陽之謂道圖有生成之相合故易以奇偶像之圖有方面之相敵故易以老少像之圖有內外之相重故易以卦畫像之圖之中邊層級渾之則爲三所謂沖氣以爲和也故易以三畫小成像之晰之則爲六所謂兼三才而兩之也故易以六畫大成像

之至於大衍之所則則聖人固已詳言之矣若夫書之九宮
乃五行之位也天有五氣地有五質人稟之而三德分焉沉
潛水也高明火也彊弗友金也變友木也平康土也聖人參
贊之業因是而生此所以一居下之中而六八貳之也八政
卽六官也食貨司徒皆地官之屬祀掌於宗伯乃春官之屬
師掌於司馬乃夏官之屬司寇掌刑而行人掌賓附焉皆秋
官之屬司空乃冬官之屬五卜固分五行之兆二占亦各具
八卦之體皇極立而本諸身徵諸庶民質諸鬼神此所以五
居中而三七輔之也五紀之中歲如元月如會日如運星辰
如世歷數則運行其間是卽生長收藏之蘊也五福六極之
內資焉而壽反是則疾通焉而康甯反是則憂遂焉而富反

是則貧固焉而考終命反是則凶短折攸好德則善全其美
反是則惡且弱是卽元亨利貞之用也聖人恭已敬天而威
福萬民此所以九居上之中而二四匡之也由是觀之盈天
地之間莫非陰陽五行之變化特易出於上古故但寫其渾
淪之狀範呈於中天故並列其條目之詳嗣是以後惟濂溪
周子深知之而太極通書遂合二者而益推廣其義耳必欲
舍此而於方隅子目之間屑屑比擬之是亦徒勞而已矣

與郭昆甫書

邑人 孫良貴 麓門

言語妙天下久不聞矣今乃遇之足下愛我期我我懷如何
矣夫復何言而有不得不言者悠悠斯世獨行吾是亦何言
矣惟是不佞無成四十五年矣當途亦多知之而曰感激憤

往則知我之陋也何則古人感深思報無如柳下而保衡其次也其三黜而不悔於厥心者蓋稱量審矣況貴去此又不啻萬萬哉足下見我口能言筆能書耳而曰雄才壯猷過矣今幸而置我

朝廷豈能毫末有裨治俗哉誠內愧之矣至於知人則哲古昔稱難鄙性寬迂廢弛與能振刷者不類故一見巽慙能喫虛之人以爲可託吾心今得手書乃知予淺也今後不敢復相天下士矣凡此藥石之言銘座右書紳其久而益驗者乎足下允友而師者也

上相國桂海陳公書

自湖南移撫陝西

孫良貴

執事開府南國親受湔沐如貴者未嘗遣一介陳書非直以

分屬部民懼左右之說不察疏遠含仁被義之忱而以爲陳說失得也抑謂五世以來從未履長吏之庭矧執事南面百城皆撫而有之以至微極陋之地質而欲裨益喬嶽滄海之高深縱大賢明恕不責倨侮之行而引分自裁實忱於中制於義所不敢也故雖如歲如父母之望百倍於國人而保惠教誨於南土者惟曰中心藏之懷允不忘而已矣然於經野則清泉之有分烝髦則鄉校之爲貳倉廩溢而通其變隣國溯而拯同仁畜履亨貞蒙困疏達凡諸良法美意前此武進趙公申喬香山陳公瑣景州魏公廷珍羣公先正莫我聞也執事毅然行之不俟終日蓋學術醅夫醅而後政事惟醅者至今日而亦不能默而息也而猶莫難於鋤蔓生之杞汰狂衍之

波焉聞諸自道好惡無有作耳而惟公生明惟明克斷非達此三德者其孰能與於斯所鬱陶於猥懷者福星照翼軫之路惟期月耳浸假三年又當何似然而守典奉法不愆不忘他日九疑三湘之野登風俗良書者必推本於過化之自也雖十世嘉賴之矣又況九郡文獻逮執事而始足徵乎哉今也於秦則四至矣入關而有師命

聖人之眷西顧如此其至也抑亦容民畜眾端歸丈人靖西極而暢威逖域易象所讚懷萬邦也未屬乃欲私我邦族焉不亦陋乎

紫陽遺蹟序

明長沙楊茂元 志仁

仁也者天地之心也天生聖賢以作君師以行政教未足以

見其仁必於禍亂將極之時生大聖大賢以扶世立教始足以見其仁天豈不欲世常治哉然而氣化人事有盛衰得失則世不能無治亂亂將極而不生大聖大賢以救之人道或幾乎息矣豈天之心哉先正有言周東遷而孔子生天所以防暴秦之禍宋南渡而朱子生天所以維世教之衰其亦善言天者與朱子之於孔子道固未可班然其扶世立教之功與之相先後非諸儒所可及也其載諸典籍者固已家傳人誦之矣至其身所經歷之處一言一動皆足以爲世法私淑之者顧不能表而出之以章於世其得謂之敬天乎長沙實朱子遊宦之地然其遺蹟亦鮮有知其詳者若嶽麓書院亦其遺蹟之一也吾友陳堅遠旣重建之矣其後有隙地茂元

善化縣志 卷之三十一
三
構一閣以度諸書榜曰尊經既訖工乃考文公年譜遺事之
有係於長沙者命爲八題曰麓山講學衡嶽同遊安撫湖南
諭降尚獠更建書院節制虎軍考正禮儀錄旌忠節每題書
年譜於首命工分繪爲圖而各爲之贊合而名之曰紫陽遺
跡既成以授郡庠生楊釗陳大用揭於閣之四壁冀夫登而
覽之者興起尊賢尙德之心思讀其書以學其道是或風化
之一助也夫天以仁爲心人得其心以爲性故孔門之教以
求仁爲先仁統義禮智信其用之最大者五品之倫是也是
皆吾所固有之天日用之而不可離所謂道也世之士童而
習孔朱之書學其道而得之者幾人哉學道無他亦曰窮理
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又以敬爲之主其次第節目之

詳具有成書吾徒所當盡心竭力以學之爲孔爲朱皆在我
而已誠如是斯爲善事其天而至者則全其天矣若夫爲吾
民者亦烏可不學哉孔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
易使也於戲爲政而使小人學道豈有不治者哉此則繪圖
之意也序其端以自勵且爲吾潭士民勸

賈誼新書序

明東岡
邑人黃寶

余昔承乏銓部時偶於京國書肆得賈太傅新書鈔本凡若
千卷余手披目覽口誦心維始而駭終不知神之所接融融
瀼瀼不知旨之樂之詠之歎之於是乃知太傅之生值漢室
初起光嶽氣完之時通乎天人精微之蘊窮乎歷代治亂之
故洞乎萬物榮悴之情究乎禮樂刑政之端貫通乎道德仁

義之原故正言宏議卓卓乎其奇偉悠悠乎其深長鑿鑿乎其有援据如江河盪潏而莫測其涯也如雷霆變化而莫見其迹也如雲霞舒捲出沒晦靄千態萬狀而莫可名言也世之稱近古者亦在是矣所宜珍重不啻若湯盤周鼎而毋敢忽耳正德甲戌余致政家居長沙郡守陸公以誼謫於長沙去今千有餘歲國朝旣崇祀享之禮但傳長沙時所著新書獨無傳焉乃檢閱郡齋故牘中得板刻數十片計其脫落尚多因詢於予予卽出是本補刻遂成完書屬予爲序予惟太傅之才殆出天縱漢劉向稱其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班史痛其不用但謂其天年早終雖不至公卿未爲不遇誼過長沙作賦以弔汨羅而太史傳於屈原之後明其若

屈原之忠而遭棄逐也宋歐陽公謂其所陳孝文畧施其術猶能比德於成康况用於朝廷之間坐於廟廊之上則舉大漢之風登三皇之首猶決壅裨墜爾蘇公論其爲王者之佐如其所言雖三代何以遠過此數公者固爲定論誠無庸加喙於其閒顧其書之在香壤中上則爲德星爲慶雲下則爲朱草爲醴泉光景常新而精誠不虧互萬古猶一日奈何自宋提學漕使程公版刻之後三百餘禩僅得一陸公補輯殘闕爲書再行是何寥寥知賞之難非惟嘉惠後學廣其見聞以資博識慎而擇之而立身行己之道亦寓焉中間如鑿秦俗之薄惡指漢風之奢僭請定經制述三代之長久深戒刑罰明孤秦之速亡譬人主之如堂所以優臣子之禮置天下

如大器所以示安危之機凡優民傳職官人大政等篇皆經濟之大畧又有國與天下者之所當鑒者也郡守名相字良弼宏治癸丑進士累官南京吏曹郎中英名偉績有所自也政尙平恕有古循吏風今觀是亦可見其所擇而其蘊蓄之富未可量也故不揆余陋借書於端以識歲月云

凌義士殉忠錄序

國朝 毛際可 奇齡

殉忠錄者胥吏凌國俊九人殉蔡忠烈公而死其事甚烈今年夏余作忠烈公廟碑記並列之以愧夫人臣懷二心者未幾俊之子文志復號泣請曰父死時吾母朱氏年甚少守節撫孤語文志以父死難事甚詳文志遂徧籲於當事得以父主配食忠烈公廟更求海內賢士大夫褒揚之章以垂不朽

而其入人者姓氏已不可考矣是國俊爲盡忠文志不失爲盡孝也昔韓昌黎答元微之書謂甄逢之父濟不汙於安祿山父子而逢又能標白其先人事載之天下耳目逢與父俱當得書則國俊父子亦當附余文以見而並及其母之苦節者也若以貴賤而區別焉豈所謂表潛德之幽光哉

嶽麓試牘序

邑人 郭金門 黃瞻

制義始於宋而傳文無幾閒一二傳者大都畧會經意取箋疏潤澤成調所謂候蟲時鳥自鳴自止初無體法定裁譬諸詩柏梁之屬其始終一致尙在蘇李下安望唐人格韻渾然冠冕鏗鏘哉明始以八股爲制一時作者大備守溪荆川方山思泉諸先輩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淡泊操觚家競奉

爲宗然其文以法勝不以巧勝闡明義理外才氣無所用之
迨正希大士長明陶菴出標新領異一篇中非原本經史卽
驅策八家巧與法會而文人精華始不爲傳註所掩非徒以
循牆倂架格格然爲自欺之學雖苟及式而亦不知其所自
得何也以故終明之世無寡廉鮮恥之士至行特節皆從此
出

國朝濯磨文苑吾楚熊鍾陵獨開風聲士爭模楷乙未後漸流
卑弱鮮有精義名言供人尋繹不過挑剔虛字賤口滑手驅
諸理路如貧人振衿如逋負避主如纖手探湯勢將蔑棄經
史八家等諸倉字汲書不可識認至庚戌癸丑丙辰閒賴有
崑山徐健菴長洲韓慕廬琴川翁寶林三先生迴瀾旣倒庶

幾金陳一派不墜而跣地之才又多不安鞅轍破法求巧讀
者厭之至與卑弱同流而譏也今

天子好文廷臣屢上書請正文體海內力學嗜古之儒彬彬稱盛
而長沙熒冷之餘會大中丞公丁督校公姚郡司馬趙風起
文瀾一筆一削點墨寸金並藏嶽麓余得窺其全豹因之有
感焉凡衣冠藻雅悉是天地英華山川靈異所見九州之內
爲嶽者五而楚得其一又鎮在湖南峯巒分奔蒼翠亂流迤
邐數百里力倦氣收然後阻以瀟湘結以岫嶺聳爲長沙右
臂則一麓已全當衡岳之秀上與九疑連雲下與黃鵠大別
爭峙固宜雕龍繡虎炳蔚七都而分旄建節崢嶸一時山靈
雖奇得人文而顯人文雖競因大賢而聚文之以嶽麓名也

嶽麓之以文名也未定所在而三君子之功要使之不朽云

楚風雜興自序

邑人 孫良貴 麓門

三歲適秦過是用長賴先後明公匪怒伊教備員全身緒趣
勞俗自分墨楮疏緣矣今歲復月初度四十舊時同學寓書
索近詩有云夏聲則大崆峒劍鳴言者心之聲也將以徵諸
生所行行所學學所授焉夫烏知夫西京寂寂誰緬雅南北
地涇涇久咽汴水侯方域春興詩云多時詞賦屬三韓高山
近可仰哉終言熏德宜良高美莫及土音天限初服難忘感
事懷人百端滿目得詩八十首名曰楚風雜興洵不知興之
所至而爲此也烏乎詩

史畧補序

邑人 韓 樂 適齋

粵若甲辰啟歷紀載漸詳乙丙題籤源流斯浩歷觀文園子
家洩雨粟之奇汎覽書倉四庫擅藏芸之富年經月緯則篇
溢於縹囊派別支分則卷盈乎緗帙然或華而不實亦即博
而不精承舛承訛疑信常參乎往製失誣失俗是非每謬於
聖人縱使篇連月露之形案積風雲之氣而傳來市上老兵
或裂以補袍韞在匱中里媪徒供其覆醬以此知著書之匪
易用是慨立說之甚難若夫元元本本炳炳麟麟上原植壁
之心旁及獲麟之說闢檀弓之誕妄辨列國之貞淫淹博議
於東萊馳驅三傳高奇書於南國擁據百城起例發凡斷自
漢魏六朝而下旁搜遠紹爰暨宋唐五季而還惟杆軸於予
懷詎蔡著乎舊說或精微簡約情片語而已該或浩博淹通

義千言而靡盡發皇萬態風雷蹀躞於行間籠罩千秋袞鉞
砢礪於字裏固未有如南村萬先生史畧補一書者也溯吾
友之生平增達人之歎息幼而失恃盼萱草以何依生卽工
愁攬江花而自惜十年不字徒令鄧禹笑人四海無儔未見
鮑生知我况復遭家不造來日大難青天無不恨之時白月
鮮長圓之夜酒闌燈炮恆多傷逝之吟響絕薰消不盡悼亡
之作春花醜罷思繡襪以何堪玉樹埋來撫煙樓而永歎張
壯武之心疾羊南城之淚流哀何如乎怨可知矣於是刮磨
豪氣消遣幽憂玉軸連雲閉戶老龍鱗之樹牙籤映日揮毫
薰螺甲之香搴中葉之詞林知人百世酌前修之筆海成言
一家於以問彼棗梨流諸金石豈小補哉

重修嶽麓書院記

宋湖南陳傅良

詞知

自唐季至於五代用兵而教事闕聖人作四方次第平以俎
豆勝干戈而天下靡然日趨於文蓋宋受命四年遂平荆湖
又十有一年尙書朱洞來守長沙作書院嶽麓山下在國史
其行事不甚較著足以考見上意所鄉爲吏者皆承休德知
所先後如此豈不盛哉而其風動抑何速也五六載之間教
化大洽學者皆振振雅馴行誼修好庶幾於古當是時州縣
猶未立學所謂十九教授未有顯者而四書院之名獨聞天
下上方崇長襃異之者甚至則其成就之效溥矣熙甯初行
三舍之法頗欲進士盡由學校而鄉舉益重教官之選舉子
家狀必自言嘗受業某州教授使不得人自爲說崇甯以後

舍法加密雖閭里句讀童子之師不關白州學者皆有禁詔令誠甚美然由是文具勝而利祿之意多老師宿儒盡向之書院不知起何時以子所聞漢初郡國往往有夫子廟而無教官且不置博士弟子員其學士嘗課試供養與否闕不見傳記然諸儒以明經教於鄉率從之者數千百餘人輒以名其家宋齊魯燕趙之間詩書禮易春秋講論家各甚盛則今書院近之矣縣官時時遣守相勞問致饋爲禮其閒生皆世守師說更相傳受不易業蓋至孝武帝時郡國始稍稍有學校官田觀漢晚出視其初儒者術業工拙優劣可知也已方大中祥符閒天子使使召見山長周氏式拜國子主簿詔畱主講諸王宮式固謝不應詔卒還山肄習如初至賜對衣鞍

馬內府書而宋有戚氏吳有胡氏魯有孫氏石氏各以其道德爲人師不苟合於世著名予以是益歎國初士風之厚本之師道尊而書院爲不可廢乾道元年故帥樞密劉公珙克復開寶之舊已浸廢墜今直徽猷閣潘公疇亟踐修之某得官桂陽於長沙爲屬邑始詣太守請事時公至鎮適數月矣與凡郡守要束咸以爲寬簡闔部晏然民吏意得曾無凡目可以再三於有司者因得陪別駕後至書院謁諸先生祠下會修事且輯諸生穆然而志專徘徊樂之不忍去也旣去州教授兼山長顧杞堂長吳獵以乞役屬爲之記某嘗獲誦侍講張先生所爲記及於治心修身之要湖湘之後亦旣知所指歸近歲以其論述學由太學禮部奏名及對大廷連爲天

下第一他未試可畧睹矣雖欲有言無以出講聞之外者而公於今卿大夫爲先進年益高聞望益尊重人人能通之義何待余言者但次書院所從興廢之故繫以歲月而強附名焉是歲淳熙十有五年

嶽麓書院藏書閣記

宋張栻

湘西故有藏書室背陵而面壑木茂而泉潔爲士子肄業之地開寶中郡守朱洞始度基創置以待四方學者歷四十有一載居益加葺生益加多李允則來爲州請於朝乞以書藏方是時山長周式以行義著祥符八年召見便殿拜國子主簿仍還歸教授詔以嶽麓書院名增賜中秘書嶽麓書院之稱始聞於天下鼓箐登堂者相繼不絕自紹興辛亥更兵革

灰燼什一僅存閒有畱意則不過襲陋仍弊而又重以撤廢鞠爲荒榛過者歎息乾道改元建安劉侯下車旣剔蠹蘆奸民俗安靜則葺學校訪儒雅思有以振起湘人士合辭以書院請侯竦然曰是固章聖皇帝加惠一方勸勵長養以風天下者而可廢乎乃命郡教授婺源郭穎董其事鳩廢材用餘力未半歲而屋成焉屋五十楹大抵悉還舊規肖先聖像於殿中列繪七十子而加藏書閣於堂之北旣成栻從多士往觀愛其山川之勝棟宇之安徘徊不忍去以爲會友講習誠莫此地宜也已而與多士言曰侯之爲是舉也豈特使子羣居佚談但爲決科利祿計乎亦豈使子習爲言語文字之工而已乎蓋欲造就人材以傳道而濟斯民也惟民之生厥有

恆性而不能以自達故有賴聖賢者出三代導人教學爲本人倫明小民親而王道成夫子在當時雖不得施用而兼愛萬民實開無窮之傳果何如曰仁也仁人心也率性立命位天地而宰萬物者也今夫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以至於飲食起居言動之際謂道而有外於是烏可乎雖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毫釐之差霄壤之謬此所以求仁之難必貴於學以明之與善乎孟氏之發仁深切也齊宣王見一牛之觶觶而不忍則教之曰是心足以王矣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善推其所爲而已矣堯舜之道本於孝弟則欲其體夫徐行疾行之間乍見孺子匍匐入井之時則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於此焉求之則不差矣嘗試察吾事親從兄應物處事是

端也其或發見亦知其所以然乎苟能默識而存之擴充而達之生生之妙油然而於中則仁之大體豈可不得乎及其至也與天地合德鬼神同用悠久無疆變化莫測而其初則不遠也是乃聖賢所傳之要從事於茲終身而後已可也雖然閒居並處庸何損於我得時行道事業滿天下而亦何加於我侯屬杖爲記遂書斯言以勵同志俾無忘侯之德抑又以自勵云

潭州大成殿記

宋 眞德秀 景元

資政殿學士清源曾公以廊廟之舊作牧於星沙厚重鎮俗如嶽之弗搖清明鑑物如湘之不波歲及期而百度修眾志服環九郡五十城帖然無事思所以驅其人於禮義之域顧

瞻黌宮先師之位，在焉撤其部，厦廠爲新宮，凡二十六楹。昔之閭鬱，倏然亢爽，列戟之門，學扁揭焉。眡禮弗協，別爲大門，扁其上。於是宮牆外內，巍然煥然，應圖合法。旣又斥其贏財，甃舊路，復射圃，起寶慶三年冬，明年夏月，告成。州學正迪功郎鍾景仁等來諭曰：自侯之泄，吾土也。嘗一新其學矣，而斯獨未知其意者，其有待乎願有以識之德秀於是，竊有感焉。而又以自愧也，故不復辭而書其事。斯舉也，徒以儒者之宮而雜浮屠之制，猶思所以正之。况今之世，儒名而墨習者，滔滔皆是，其可熟視而莫之救乎？推公之意，使一日盡行其學於天下，必將息邪距詖，而楊墨賊仁義無君父之教，不得騁也。必將尊王黜霸，而管商申韓矜權智，驚功利之說，不得施

也。儒者之功，必至於是，而後有以爲天常人紀之重，非公其孰能之？若夫學於斯，學者亦曰審其所趨之途，謹其所擇之術，使粹然一出於正而已。嗚呼！屏翳撤而虛明出，豈徒斯學爲然哉？人之一心，廣大如天地，清明如日月者，其本體也。而或有弗然者，物有以障之也。去其障，則本者復矣。夫問鑄金得鑄人，揚雄氏所以善啟發也。因繕修之事而告以修身之法，非余所望於學者乎？內外一源也，精粗一致也。善學者虛其心，以體天下之物，何往非吾進德之地？又豈獨是乎哉？諸君幸以爲然，則願告於公而刻之。公以慶元掄魁，嘗陪輔先帝大政，令名淑德，薦紳宗之。其治潭之政，多可書。今皆不書，獨書所以幸乎潭之士者。

重修嶽麓書院記

元吳澄

天下四大書院二在北二在南在北者嵩陽睢陽也在南者嶽麓白鹿洞也其初聚徒授業不仰給於公養然嵩陽睢陽白鹿洞皆民間所爲惟嶽麓乃宋開寶之季潭守朱洞所建其議倡自彭城劉絜而潭守成之也時則臨川主簿孫邁爲之記紹興燬於兵乾道之初郡守建安劉珙重建時則有廣漢張子敬夫爲之記德祐再燬於兵大元至元二十三年學正郡人劉必大重建時則有奉順大夫朱渤爲之記逮延祐甲寅垂三十年矣瓌陵劉安仁來爲郡別駕董儒學事覩其敝圯慨然整治木之朽者易壁之墁者圻上瓦下甃更撤而新前禮殿旁四齋左諸賢祠右百泉軒後講堂堂之後閣曰

尊經閣之後亭曰極高明悉如其舊門廡庖館宮牆四周靡不修完善化主簿潘必大董其役朱某張某相繼爲長具始末請紀歲月余謂書院之肇創重興與今之增飾前後四劉氏道同志合豈苟然哉開寶之肇創也蓋惟五代亂離之餘學政不修而湖南遐邇之郡餘風未振故俾學者於是焉而讀書乾道之重興也蓋惟州縣庠序之教沉迷俗學而科舉誘利之習蠱惑士心故俾學者於是焉而謀道是其所願望於來學之人雖淺深不侔然皆不爲無意也考於二記可見嗚乎孟子以來聖學無傳况數百年之久衡嶽之靈鍾爲異人而有周子生於湖廣之道州亞孔並顏而接曾子子思孟子不傳之緒其源旣開其流遂衍又百餘年而又廣漢張子

家於潭新安朱子官於潭當張子無恙時朱子自閩來潭留止兩月相與講論闡明千古之秘聚遊嶽麓同躋嶽頂而後去自此以後嶽麓之爲書院非前之嶽麓矣地以人而重也然則至元之復建也豈不以先正經始之功不可以廢而莫之舉乎豈不以真儒過化之鄉不可以絕而莫之續乎別駕君之拳拳加意者亦豈徒掠美名爲是哉其所願望於諸生蓋甚深也且張子之記嘗言當時郡侯所願望矣欲成就人材以傳道濟民也而其要曰仁嗚乎仁之道本先聖之所罕言輕言之則學者或以自高自廣而卒無得論語一書大示學者求仁之方而未嘗直指仁之全體蓋仁體之大如天之無窮而其用之行於事物無不在邇之事親事長微而一言

一動皆是也飲食居處一不謹焉非仁也步趨唯諾一不謹焉非仁也溫清定省一不謹焉非仁也應接酬酢一不謹焉非仁也凡此至近至小甚易不難而明敏俊偉之士往往忽以爲不足爲仁不可幾矣嗚乎仁人心也失此則無以爲人曾是熟於記誦工於詞章優於進取而足以爲人乎學於書院者其尙審問於人慎思於己明辨而篤行也哉

重建嶽麓書院記

明 茶陵 李東陽 賓之

東陽昔省墓長沙嘗渡湘江登嶽麓訪宋人所謂書院者得斷碑遺址於榛莽間慨晦翁南軒二先生之餘風遺澤未有以復也顧有寺存焉耳越二十餘年則聞通判陳君捐俸治材爲中門爲左右廡甃石數級上爲講堂又上爲崇道祠以

祀二先生復名之曰嶽麓書院未幾陳君以內艱去且卒通判李君錫與推官彭君琢構亭其巔名之曰極高明又買田若干畝以成陳志比王君來知府事率寮屬師生行釋菜禮諸所未及如闢道路備器用廣旁舍儲置經史延師領教皆次第舉行而同知楊君實佐其事蓋茲院自宋初郡守朱洞始建真宗時李允則請藏書國子監簿周式教授其間乃請賜額遂與應天白鹿石鼓並稱爲四大書院及南渡燬於兵安撫劉公琪復建孝宗時二先生實會講焉光宗時晦翁爲安撫更建於茲地學者多至千人田至五千頃廟舍至百餘間今殿基故在遺址廢田爲僧卒勢家所據歷三百餘年而茲院始復其舊於是王君遣使屬記於予亦陳君昔所嘗請

也予惟古者學校徧天下其教與學者皆聖賢之道故能以一德同俗及世衰政弛道晦不明上擇官以教下擇師以學窮什一之力而罔得世之少治而多亂奚惑哉今學有恆制師有定員第玩常惴久不能無望乎什一之外如書院者故事或起於鄉塾則於此爲培養之地或籍於郡學則藉游息以廣見聞使斯道之在天下體用一源顯微無間隨厥窮達皆可爲成已成物之用乃可以言學不然雖學於此猶學於彼無益也且南軒得衡山胡氏言仁之旨觀其爲書院記亦惓惓以是爲辭晦翁之學固有大於彼然亦資而用之後之學者曾不逮其萬一而不百倍其功烏可哉由南軒以企晦翁又等而上之以希所謂古之人者庶幾爲茲院之重以爲

山川光若其程格條緒則存乎教與學吾於鄉大夫士望之矣院建工於孝宗甲寅七月落成於丙辰十月陳君名鋼暨鄉貢王君名瑄楊君名茂元舉進士皆四明人吾郡之賢大夫也助建祠屋者布政參議羅君鑒都閩楊君銓府學生陳大用輩助置田者國子生李經皆郡人寺僧法印實董其役蓋亦有慕乎吾教者不欲泯其名亦附記之

重修嶽麓書院記

明 楊茂元

長沙府治之西有山曰嶽麓又名雲麓峯南嶽七十二峯之一也宋開寶間郡守朱公卽其地築室以待學者真宗時山長周式以行義著召拜國子學主簿命歸教授詔以嶽麓書院名增賜中秘書尋遭兵燹乾道改元建安劉公因舊址復

建書院及藏書閣南軒先生爲之記乾道二年晦菴文公聞南軒得衡山胡氏之學始至長沙二先生論中庸之義三晝夜不輟其後文公卒更定其說紹熙四年詔除文公爲湖南安撫辭不允越明年五月至鎮長沙士子素知向學日俟公退則請質所疑公爲之講說不倦四方學者畢至時劉公所創書院歲久寢圯公復修之更建於爽塏之地規制一新焉聞諸父老書院前有宣聖殿五間殿前引泉作泮池其列屋殆百間其南爲風雩亭殿後堂室二層層各七間兩廡亦如之其外門距書院二里許今其地猶以黌門名而斷碑尙卧田中方其盛也學徒千餘人食田五千頃故諺曰道林三百眾書院一千徒而五千頃之文斷碑可考也今殿址故在而

破屋頽垣隱然荒榛野莽間其址與食田皆爲僧卒勢家所據吾友陳君鋼通守於此慨然圖興復之遂卽文公更建之所爲大門五間兩廡各三間名其左曰敬義右曰誠明取文公白鹿洞賦語也北上十數級復建書院五間又數十級創祠以祀晦菴南軒二先生扁曰崇道祠繚以周垣雜置竹木花卉於隙地然其規制則隘於舊矣間嘗語予曰是役也吾捐俸爲之郡人若少參羅君鑒都閩楊君銓庠生陳大用輩亦有佐之者吾於祠後又治址將構亭以遠眺名曰極高明又欲置田百畝以供祀事以食學者未遂也子其爲我咏之未幾君以憂歸其同官四明李君錫爲構亭四楹推官吉水彭君琢國子生安化李經爲買田若干畝皆成君之志也郡

守吾鄞王公瑄嘉是舉有關於風化率僚屬師生行釋菜禮又走書幣求記於西涯李先生其文中所未及者如闢道路廣旁舍備器用增公田儲經史皆得備書也獨余衰病蹇拙詩成而未敢以示人李君過予偶見之堅欲摩勒於石乃以遺之並考書院廢置與文公講學過化之詳以及故老相傳之言使後之君子覽焉

重修惜陰書院記

明 長沙 李 棠 石塘

郡志舊有惜陰書院後爲陶公祠陶公封長沙郡公都督荆襄等處始稱公朝夕運甓語人曰大禹聖人猶惜寸陰吾輩當惜分陰惜陰之名以此嘉靖甲子夏震川翟公以名進士來茲理學淵深儒飭吏治爲學憲吳公所知檄三學諸生延

善化縣志 卷之二十一
請講學於嶽麓書院顧隔大江之西每以風濤阻往來乃於郡城外尋城南書院遺址不可得幸陶公祠僅存麓山相望近在南郭諸生遊從甚便擬爲惜陰書院適郡守少溪蔣公道同志合共謀修舉期年落成爲舍五十間前爲明道堂中祀陶公後構聚英樓門廡池亭翼然侖奩立會長置學田羅諸生於中二公時臨訓迪之屬棠爲記惟昔朱晦翁張南軒講學嶽麓城南兩書院士子振振向往以千數教化大行四方則之人材輩出出爲名臣處者表式鄉閭南軒爲記甚詳指示人心擴充之端昭然具在二公之爲是舉也亦欲使諸生來晦翁南軒之所以教以繼鄒魯之懿範甚盛心也夫陰之不可不惜也明矣乾之九三曰終日乾乾夕惕若乾自初

而三陽進而長矣乾乾夕惕惜之之志也否則消而爲陰矣大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則所以惜陰者其至矣乎是則二公所望於學者歟

自卑亭記

長沙趙甯管亭同知

嶽麓書院在麓趾之陽自長沙往者濟江登岸道出山陂田野閒峯巒可數林壑漸開爲程三里有奇雖皆坦平無險阻然求一憩足之所則不可得也康熙乙丑歲丁大中丞思所以廣教化育人材者捐俸重新書院以聚生徒延宿學以主訓迪置餼田以資膏火又疏請

御書扁額秘閣經史以旌先賢備講頌而庀材鳩工則委其事於甯旣已相度經營自聖殿以及祠堂門廡坊表垣牆與夫泉

池階徑悉補葺而更置之又稍拓其右建

御書樓前增文昌祠山舊有二亭稍上曰道中庸更上曰極高明
皆考亭夫子之所創而名者今俱無存亦仍其基重建焉工
將訖規模成就纖細畢舉區舍池館之閒足以藏修游息惟
自書院達江數里往來無所暫息彼負笈至止者欲少從容
攬勝概而無一廈以避風日豈非缺畧乎於是度於道中建
一亭俾與高明中庸遙相睇矚名曰自卑蓋嘗聞之師矣強
急之趨半多顛躓驟躐之行無裨率循彼夫聖賢之道功極
位育而修之只在戒懼慎獨之中體之不外夫婦倫常之際
不益信登高行遠之有自哉於戲游斯亭也仰高山之靡逢
景前修以遵邁其於學亦思過半矣夫慮其所缺以獎翼之

董修者事也故既落斯亭並爲之識使學者自省焉

遷縣治記

明劉戩

善化隸長沙郡舊治去郡城五里地僻民稀不能成市長沙
當四通五闢之途按治及使命往來無虛日半取給善化邑
長貳率胥吏聽治於郡晨入夜歸大妨民事又寄嶠林麓翳
莽閒以爲不便者久矣樂平盛君時來知縣事問民疾苦而
撫字之民皆欣欣歸德會吉藩開國長沙百需所出視昔有
加盛君乃以昔所不便而今復甚焉者請之郡太守周侯鈍
侯以爲然則請於巡撫都憲吳公誠按治御史楊君謐僉事
郭君經參議徐君恪俱報可於是盛君相地於郡治之東擇
吉鳩工殫謀盡瘁如治私第中爲治事廳廳之後爲退休堂

直廳而南翼以兩廡而臚分之以爲胥吏治書之所前列儀門三閤外建譙樓以司更漏繚以周垣廨宇圍扉無不完好費皆出於經畫一毫不以敝民役民之力亦均且有限民樂趨功始於成化己亥十月越一年告成其徙治也以是年十二月周侯遷河東運使太守陳侯仲舒繼守因喜其一新而歎其未備復命作胥吏廨舍四十八間里甲營房三十二間內外咸備上下俱利是蓋周侯倡之於始陳侯成之於終也今年夏盛君來書介其邑人進士彭綏之請予爲記將勒堅珉以告來茲予聞昔之遷國者以益下爲心善化壤地百餘里蓋古侯國也盛君以其不便於民舍其舊而新是圖宜其言脫於口而各大憲以下胥有同心也是爲記

修學記

明益陽羅安南洲

善化故有學數百年洪武壬戌肇建城南之外連接市井密爾民居甚非育材地也成化庚子知府周公鈍知縣盛公時以其事上聞更創於郡城內之東地位爽塏山川秀麗咸謂得所但經畫之始規模褊小門迂迴而入厯歲滋久禮殿門廡明倫之堂博約之齋悉樑頽棟腐聖賢像設剝落漫漶教諭三山傅君顯惻然於懷力以是請於按臨提學僉憲歐陽公旦公親謁廟顧瞻咨嗟謂學校興則人材出人材出則治效隆使不加之意則有司之職墮矣欲重加葺理知府四明王公瑄通判欽州陶公俊樂從其言出公帑以購鄰園撤蔽墉以直前道若薪若甍若木若植若灰聖釘鍊丹漆若工之

價役之餼皆以方畧致之既具卜日僦工頽者起之腐者新之王公去繼以天台李公綱又捐俸贊襄設殿廡門堂庖廩繚以周垣次第全美視舊規加壯麗見者改觀乃率諸生釋菜以告厥成而屬余記之余惟學校育賢之地郡大夫刻意作興可謂知所務矣諸士子遊乎其間升而之廟對越聖賢以興其企慕之思退而之學切磨講明以究其體用之學謹義利之辨慎趨向之方毋徇乎名必核其實庶幾上不負朝廷教育之恩下不負諸公作養之意我邦人士願相與勉之經始於宏治庚申九月落成於癸亥八月謹記

重修善化學記

國朝長沙胡爾愷 石江

帝王御世重典維三日井田曰封建曰學校歷周以來井田

封建廢不可復不復亦治維建學之制不問焉烏止誰屋莫之或革卽馬上得天下必於建學致隆平蓋濯被非是無以沃土風非是無以臧作牧者非是無以安絃而理物故飛王喬之鳥不如振文翁之鐸也看河陽之花不如聽武城之歌也今

皇上春秋鼎盛海內一家辟雍之化不啻環橋數十萬之風則郡縣宜有以承之也善化自新安朱子創書院以昌明理學厥後遂爲儒宗澤宮之地帶湘江揖嶽麓鍾靈爲最故科第名臣繩繩弗絕及兵燹之餘鞠爲茂草殿陛堂廡之基不可復辨後進之士經其墟者掉臂而去不知爲釋菜之宮師儒所宅但見茅屋數椽雜荆莽中風雨不蔽宰是者經任未嘗一

善化縣志 卷之三十一
過求其闢萊鼎新不惟不能亦不暇矣今邑侯孫公朔方名
儒鳴絃斯土不以才大國小爲不下車之日詔父老子弟曰
吾吏也歟哉吾而父而師也於是問疾苦清俗弊凡可爲民
福者不惜冒戾行之師旅賦繁每捧一檄輒爲慙悴催科中
大藏撫字時嚴諜禁逋逃所坐遂得重律公飭保甲謹什伍
似涉嚴厲民卒賴以無坐誠得國家寬猛之法矣公退食之
餘手不釋卷愛士以德課試維勤每念學宮蕪廢撫髀太息
慨然有披荆創建之意於是捐祿庀工屬諭訓丁公唐公爲
之董以戊戌梅月經始越桂秋而厥工已竣士大夫入都者
備道其盛自靈星門入而廡而殿而堂而閣以至啟聖之祠
師儒之室丹堊輝煌屹然太平文廟焉所費不貲未嘗動官

府一錢勞民一力公之明德遠矣宮成之後諄諄講訓卽應
酬戎餉下馬拂汗必詣宮集士論文不以爲勞自是以往菁
莪化洽子衿無佻達之譏南征見多士之吉皆公愷弟作人
之休也雖余含香待詔不遑甯晷不容不乘閒志之以爲千
載不朽云

重建城隍廟記

明邑人 黃洽中 景臺

昔太祖恭膺天命作四海神人之主勅郡邑里社各設無祀
鬼神壇以城隍主祭於以昭示禍福表裏陰陽誠鉅典也善
邑舊建城隍廟日久頽圯自武林唐侯來撫茲邑顧瞻廟貌
不勝慨然乃曰神實庇民惟民報神奈何敝宇頽簷棲神於
荆莽間其若國家祀典何吾將圖之始捐俸市材僦工鼎建

絕不以累民力蓋經始於萬曆辛亥之四月落成於是年之九月中爲堂三間兩楹設諸司而以各廂里士穀神附焉堂後爲寢室前敞隙地峙爲門門外百步許豎有坊宏壯軒豁視昔規制不啻過之總以隆祀事而答神庥也先是水旱頻仍歲稱不易洎侯下車來境內雨暘時若蝗掃癘除惟神之覲實惟侯之功矣侯湛心亮節覃德宏猷一切經畫皆爲民生不朽計甫及期而上下信之士民歌舞之總之心和則政和政和則民和民和則神以甯所謂明有禮樂幽有鬼神交相贊者也書曰至治馨香感於神明吾以觀侯治焉又曰黍稷非馨明德爲馨吾以觀侯德焉父老謂茲舉也以赫聲濯靈則昭神貺以靈承妥佑則崇王制以降鑿昭格則奠民居

一舉而三善備不可無記以垂永久余故邑人庇神宇下且樂侯之造命一方也援昔據今紀其梗概見明祀之當崇與幽明感應之不爽云爾

府學尊經閣記

李東陽

金壇錢公自給事中擢守吾長沙數年政修而人悅乃作尊經閣於府學明倫堂之後其制宏達壯麗廣概而疏節牖檻相衝蕙楹交輝巨嶽當其前長江瀉其旁登此閣而吾郡之形勝可坐而盡也吾郡故藏書皆燬於火公置書數千卷其中國朝所頒定者爲六經次之子史又次之百家居茲閣而天下之圖籍可坐而盡也成化壬辰予歸自長沙實與教授梁君恆及諸生登之相與竊歎錢君之功越翼日梁君率其

諸生詣子館請曰惟茲閣不可無述今建且二年而石未立此固有待敢以請予曰諾乃諭於眾曰觀治者必觀其所尚而治效從之秦任刑法漢習法律兩晉尚黃老梁武好佛唐工詞賦而士寡實行宋雖富儒術而未能用其治亦不古若惟我朝敦德崇禮以經治天下於茲百年治化休著風俗純美視今較昔其效甚明豈惟有國家以至於郡縣皆然錢公之治巍乎其知所尚已今年祠賈誼明年祠李芾又明年祠長沙諸賢修先師廟庭以及儒學茲閣之成蓋多於前功於是時政事閒暇教化隆美居師儒招俊髦或瞻以登或息以遊講習之暇蓋必有感乎其中者矣是故南瞻廟堂之尊思先賢之遺訓若嚴師在前惴焉而不敢肆西望嶽麓之高慨

考亭故址懷高山之仰悚然若有所不及北拱宮闕懷江湖之幽思仰答聖天子作養教育之盛意而東望府治則思我公之功無負以能有成功無愧乎天下後世則茲閣也豈真遊樂爲觀美而已尤願與吾郡之善士共勗之眾皆曰諾退相與刻石於閣中

定從祀策

邑人 李文炤 朗軒

嘗稽周建四代之學而虞夏商周之聖哲各爲一學以祀之自孔子有作而祖述憲章大成是集則自漢以來舍列聖而專祀至聖禮之宜也至於諸賢諸儒之從祀則或親炙於其門或聞風而興於百世亦禮之可以義起者也然孔子之經得朱子而後明非他儒之可並而世多忽之則

皇上之天亶默成表章先哲升而躋之十哲之列豈非曠代之盛事哉至若范希文之爲人也以天下爲己任授張子以中庸誠永叔翼之之倫而今日始得躋之兩廡之列誠千古之特典也乃執事猶以損益升降尙須釐正見詢則生請陳其管見以待擇焉夫朱子旣升於十哲則濂溪之先知先覺明道之履中蹈和伊川之言坊行表皆大賢也豈可雜之於諸儒之列哉十哲之內旣躋子張則有若子賤原思不當仍居兩廡惟南容則記稱其載寶以朝恐不得以一言之尙德而遂進之也且公西華爛於禮樂殆亦當與由求並列乎蘧伯玉之出處合乎孔子誠宜從祀而林放生平無他實驗尙當酌之而諸賢之位定矣漢世經師訓釋多誤自董子而外皆未

必合乎聖人宋明之儒亦有顯與朱子爲敵者豈可並附官牆哉希文旣已表章則諸葛武侯之無慚王佐陸宣公之不愧醜儒不無待於尙論而諸儒之位亦定矣夫典禮之所關卽學術之所係一時之論定而百世之道術明其於世教豈曰小補之哉則升之降之損之益之誠有待於建中和之極者矣讀諸子之書常想見其爲人不意值右文之世承下問之臨故輒率爾而妄對如此詩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竊嚮往之是則平日之素志也夫

三十六宮都是春論

李文炤

天地之大德曰生其生之理則爲仁其生之氣則爲木其生之序則爲春故一元之運以開物爲主其渾沌者所以啟再

闢也一日之運以平旦爲宗其昏夜者所以啟再曉也一人
之身以孩幼爲基其老衰者所以傳嗣息也一草一木之類
以句萌爲本其凋落者所以兆將來之華實也然則春之流
貫本無一息之閒其夏其秋其冬不皆所以成之邪昔邵氏
論易而曰三十六宮都是春請申之或曰乾一兌二合之而
爲三離三震四加之而爲十巽五坎六加之而爲二十一艮
七坤八加之而爲三十六是亦似矣然純卦止於八如屋之
棟宇有定而層則以漸進耳安有因其積數裂而多之乎或
者曰乾畫三坤畫六震坎艮之畫各五巽離兌之畫各四合
之而爲三十六是亦似矣然陽一陰二萬物之定分奇者爲
一宮偶者爲二宮則男乃一人而女乃二人乎或曰六十四

卦正對者八可當八宮反對者五十六可當二十八宮是則
益近之矣然反對之卦各自有義如字之爲上爲下爲由爲
甲爲鼠爲崙爲子爲訂說文倒字爲訂倒之爲義大別有如巷陌之
閒兩戶相向遂可合稱一家乎蓋嘗深思其旨而知爲月卦
發也地逢雷而爲復由是而臨而泰而大壯而夬而乾陽爻
二十一陰爻十五乾遇巽而爲姤由是而遯而否而觀而剝
而坤陰爻二十一陽爻十五是陽爻合之而得三十六陰爻
合之而亦得三十六然孰非一氣之流行乎春之爲言蠢也
陽之動也夏之爲言假也陽之盛也秋之爲言摯也陽之收
也冬之爲言中也陽之介也陰亦然聖不之言耳然則三十
六宮皆春之所彌綸耳其在於身念慮之拓充卽吾人之天

言仁學記 卷之三十一
根也幽獨之省察卽吾人之月窟也敘而爲親義序別之倫孰非至愛之所推乎發而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孰非不忍之所貫乎析而爲寬裕溫柔發強剛毅齊莊中正文理密察之蘊孰非醇厚之所統乎形而爲頭直口止聲靜氣肅手恭足重坐尸立齋以至大經三百小曲三千之儀孰非和順之所體乎不謂之春而何哉古之君子端居謹伐樹殺獸之萌養此春之端倪也得志溥惠鮮懷保之澤極此春之分量也卽至窮餓遯荒完此春之機緘也三十六宮之說非卽天下之廣居也哉邵詩又有之天外更無樂胸中別有春然則欲求此春之說無他也樂天而已矣

陸九淵論

邑人萬機品山

象山陸氏之造詣或少遜於朱子之淵深而一主問學一主德性之論則出於元儒吳澄之膚殼誤泥朱子與項平父一書耳夫朱子之不偏廢後儒言之已詳陸子之近於禪則惟王陽明之辨甚晰蓋德性原非虛無寂滅之幻境而主靜亦存誠居敬之別名今觀其言曰宇宙內事乃吾分內事夫曰事則必有卓然可據者也又曰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卻難夫惡溺於意見則必不悉心於冥悟者也至其講喻義利一章聞者感而泣下朱子亦稱其切中學者沈錮之病亦可知非忘言絕物者之所能幾矣朱子之學本於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陸子之學本於周子無極而太極動定而靜定究其旨歸同出一源特其資

稟之所近志趨之所存功力淺深之有異耳朱子之學純粹以精萬世無弊者也而象山主靜其流弊則足以趨於禪朱子謂近世乃有假佛釋之似以混孔孟之真者其法以讀書窮理爲禁非必卽指象山蓋將以挽其流也其維道之意深切不可不知世之學者遂執以爲象山之定論又烏可哉士人當有禮義廉恥論

邑人黃炎上珍

蓋聞人君之視百姓皆爲一體而獨於士加隆者以其爲四民之望而人心風俗賴以維繫也士之名爲儒必行檢克立而後爲眞儒士之學在道必防範克端而後爲正道故士人當有禮義廉恥之論其言深切而其意篤摯也請申之夫禮制心義制事士人立德之大端而廉恥又所以維持乎禮義

者也禮者天之秩非強人也義者心之制非外至也禮非徒揖讓周旋而已必內主乎恭儉莊敬而行之有節文度數如伯玉之下公門不爲昭昭信節不爲冥冥墮行推之至於禮經論語所載凡事上接下衣服食飲無一不準乎禮而不敢徇情縱欲則禮之至也義非徒剛介不阿而已必準乎天理酌乎事宜別嫌明微而不苟型仁講讓而不過處而在野能使鄉黨辨是非息爭訟而不爲鄉愿之爲出而在國能爲國家決大義斷大事而不存依違之見則義之至也然人莫不知禮義之爲貴而或甘蹈於非禮非義者則以紛華勢利奪其守而廉恥不立也夫天地之閒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知以義自守則淡泊可以明志知以命自安則甯靜可

以致遠惟廉而後能進以禮退以義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極之至於伊尹之嚴一介楊震之勵四知則廉之至矣孔子曰行己有恥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古人恥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於市故無疚無惡皆先自疚惡來者也不愧不作皆先自愧作生者也推之如禮記有其位無其言君子恥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恥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眾寡均而倍焉君子恥之有恥則不徒無蕩檢踰閑之事而進德修業宣猷樹績皆於恥心發焉蓋有是四者上可至於聖賢次亦不失爲謹身寡過之士無之則爲敗常亂俗之人聖王所必誅而不宥者也士人可不知所務哉

潭州示學者說

宋真德秀景元

真景元說曰予旣新其郡之學又爲之續廩士之費俾絃誦於斯者微一日之輟焉教授陳君瑞甫過余請曰公之於士也安其居足其食顧無一言以淑之可乎予謝曰此師儒之事也予何言雖然嘗聞之孔子矣豈不曰古之學者爲己乎自漢以經術求士士爲青紫而明經唐以詞藝取士士爲科目而業文其去聖人之意遠矣今之學者其果爲己而學歟其亦猶夫漢唐之士有所利而學也如果爲己而學則理不可以不窮性不可以不盡不至乎聖賢之域弗止也若有所利而學則苟能操觚吮墨媒爵祿而貿軒裳斯足矣放失其心弗顧也異類其行弗恥也此學者邪正之歧途也請以淑

吾士可乎瑞甫曰敬聞命矣抑後世之言學者其有得於孔氏之指歟曰後世學者其謬於聖人多矣獨嘗於唐之陽子近世之石子尹子有取焉陽子曰學者學爲忠孝也石子曰學者學爲仁義也尹子曰學者學爲人也是三言者庶幾聖人之遺意乎方唐之世士習之陋甚矣陽子一旦倡斯言於太學如天球之音威鳳之鳴學者悚然洗心而易聽歸覲其親者踵相躡焉禮義之感人如此然則石子之言其有異於陽子歟曰無以異也仁者孝之源義者忠之幹曰仁義忠孝在其中矣然則尹子之言其有異於二子歟曰無以異也夫人與天地並而爲三才者也必兼三常備萬善然後人道立焉其警世之深爲人之切又進乎二子矣敢問所以學爲人

者奈何曰耳目膚體人之形也仁義禮智信人之性也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人之職也必循其性而不悖必盡其職而不愧然後其形可踐也孟子曰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又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夫天之生夫斯人也與物亦甚異矣而孟子以爲幾希何哉蓋所貴乎人者以其有是心者也是心不存則人之形雖具而人理已亡矣人之理亡則其與物何別哉故均是人也盡其道之極者聖人之所以參天地也違其理之常者凡民之所以爲禽獸也聖愚之分其端甚微而其究甚遠豈不大可懼耶予故曰尹子之言警世之深爲人之切則又進乎二子也吾黨之士

苟無意於聖賢之學則已儻有志焉則反躬內省於人道之當然者有一毫之未至將皇皇然如渴之欲飲餒之欲食也凜凜焉如負鍼芒而蹈棘茨也吾子幸以爲然則願以告夫同志者俾知太守之期乎士不在於要人爵取世資而在乎敬身而成德也瑞甫瞿然曰公之淑吾士者厚矣塔請揭其言於學以爲士之則

禹碑說

國朝衡陽教諭古通今

淵明讀書不求甚解會其大意而已然世實有不可解不必解者正無容強爲解也自處羲一畫蒼頡蝌蚪天地菁英強半洩於河洛之中然謂雨粟夜哭遂足以罄大造之秘靈蘊不若是淺故仲尼之不錄墳典書之藁飭春秋之郭公夏五

詩之由庚白華雖屬闕疑然安知當日非實有不可解之深意姑闕其文存其名以示義乎如大禹乘櫟乘橈之餘雍徐八州地衍而土墳而荆地奇山怪石盤錯齟交於其際設非有不傳之秘出人耳目思義之外何以鬼斧神工不經意而鑿迄今安瀾就道睹水思明德者悉稱爲神也哉禹碑授自神禹云得此可以治水夫以懷山襄陵之勢受治於金簡玉錄之書是豈尋常章句可測諧聲轉注之可考也耶且茲碑之載於岫嶺者隱見有時漢唐以來僅兩見今特摹倣之餘蹟耳其靈異所鍾當與九鼎同出沒也自楊升菴先生創爲講說後擬議者數家非不各有精意正使刮與剔秘一如隨刊之旨恐地平天成不若是膚近也蓋天地原有不可解之

奧卽後人之識能抉其微孰如置之不可思議之列其精義更不可量哉况夫神禹之功自應有此不洩之秘也乎愚謂禹蹟奇矣解之更奇不如不可解之爲真奇不必解之尤善會古人之奇矣

穀說

邑人 張九思 聿修

湖以南多稻田爲產穀之鄉自雍正季年迄於今穀日昂每米一石直白金兩以上而時贏縮焉吾民以謂不復見曩者穀賤時矣其前年爲乾隆甲戌秋冬穀大賤民有積而弗售也則又以爲曩時穀賤且復見於今及昨冬至今則又大昂方其賤也民持穀入市或掉臂去之及其昂則穀之售常利於金錢穀一也而卒所以貴賤者豈不以時乎哉他物或因

於俗尙與否及需之緩急故貴賤有時至穀之可爲食而人朝夕所必需則一也而其貴且賤也乃亦以時士之蓄道德爲時所恃賴然得其時則雲蒸龍變不得其時而蓬蓽蕭然者亦何以異哉不知爲時之所爲而輕棄其守以逐低昂之世其毋乃重市而訾穀乎失其本矣

辨志說

石刻嶽麓書院

國朝 李 拔

孔孟肇興程朱繼起學道昌明如日中天異端曲術其不足爲吾道之患而亂其志也審矣然或讀孔孟之書習朱程之言而不求其實則其爲害更有甚於異端曲術之爲者不可不辨也何則人生德業以志爲主爲己則實徇人則虛至於好爲詞章則玩物喪志是又與於徇人之尤者也吾聞古

善化縣志 卷之二十一
君子之爲學者矣博之事物以廣其志體之身心以要其歸
一言之未善則怒怒然以憂一行之未協則皇皇然以求其
所爲返觀克己苦心孤詣者凡欲使道德實有諸己而已初
未嘗記誦揣摩飾爲華藻以思表見於當時也然天地萬物
之理旣已熟悉其源流身心性命之真又已默定其根底由
是筆之於書則爲文章措之於世則爲經濟道德文章經濟
合而爲一此三代人才之盛後世莫能及也今則不然束髮
而授書挾冊而呻吟問其呻吟爲何也曰吾以求工於詞章
而已問其工於詞章何爲也曰吾以弋取科第而已撫拾割
裂務爲苟求速化以自銜於外而立本貴實之意邈焉無存
則雖文采斐然嘗苦於虛誇浮薄而無所於濟其迂疎曲謹

者流又或拘泥不通而不周於世用使天下之人指而目之
曰此無用之學也豈古今人不相及耶由辨之不早辨也夫
居今之世而責以古人之學天下旣苦其甚難又或疑其迂
遠無成而不之信然而諸生之所誦習者猶是古聖之遺言
儒先之義理也其甘心剽剽苟且以卒業者徒欲速得志於
天下耳然使實心爲己效古人之所爲而爲之安知其得志
也不更有甚速者乎先民有言雖使孔孟在今日也免不得
應舉程子亦言舉業不患妨功惟患奪志予之爲是言者非
欲諸生不作文不應舉也但以聖經賢傳皆非空言朝考夕
稽須求實用誠反其務外之念而會之於心體之於身則實
踐之餘必有心得文不求工而自工名不求成而自成明體

達用既不同於華士之鮮實又不同於迂疎之寡效使天下
見真儒之實學湔洗前言以爲快其有光於吾道豈淺鮮哉
爾諸生其懋勉毋忽

經星方位說

李文炤

王者向明而出治故紫宮居北出震而御宇故大角在東太
微前朝也天市後帝也樞者天體之大中皇者氣機之主宰
帝后儲貳代天以理物者也尉宰輔弼衛丞匡君以建極者
也四輔其左右之人五帝座其憑依之所華蓋以覆之陰德
大理以承之陰德主恩大理主威或分陰德爲陰陽二德非是勾陳天柱以夾持之
尚書宣其化六甲布其政柱史女史以記其言動御女天牀
以待其燕息此垣內之分職也內階宮塗也輦道御路也內

廚玉食也天廚大烹也八穀以厚生天鈞以制度文昌以司
文槍棊以用武牢理以禁非元戈以除害傳舍以禮賓四勢
以妨姦天乙太乙掌皇猷之潤色公師相守察輔弼之贊襄
而北斗爲之紀綱此垣外之分職也大角者至尊所處左右
攝提以輔之天市在其左太微在其右五帝座者五行之司
將相執法者大君之輔太子以嗣之幸臣從官以護之郎宿
虎賁以衛之公卿諸侯以佐之三台少微以佑之內屏障其
擾謁者通其令靈臺須其候望明堂備其時巡長垣固其籬
籬常陳嚴其扞蔽而前朝之象具矣帝座者九州之主左澤
右山二十二國者中原之分后主內政舊志后誤作候宦給內令宋志
以宦者爲三妃以帝左右二星爲常侍以女牀供內御宗正
斗爲宦寺閹人以斛爲內屏未詳孰是

善化縣志 卷之三十一
宗人聚內族斗斛帛度量度之器也屠車列肆交易之所也
貫索以拘貪魁七公以平法令天紀以齊眾庶而後帝之眾
具矣東方蒼龍角爲首亢爲咽氏房心爲腹尾爲末其宮辰
卯寅南方朱鳥柳爲味星爲頸張爲嗉翼爲翅軫爲尾其宮
未午巳西方白虎觜爲口參爲身其宮申酉戌北方玄武爲
壁爲室爲屋之危穹然若龜之有甲其宮亥子丑辰曰壽星
龍壽最永也角亢居之角總兵刑庫樓統眾之器也周鼎者
國祚之鎮天田者東作之方進賢者當務之首平星者出政
之初七政所由是爲平道中垣所向是爲天門而南門以爲
郭焉亢爲疏廟一作朝斗柄所指亦名天罡水墓所歸是謂亢
池折威兵也頡頏刑也而陽門以爲郭焉卯曰大火木旺所

生也氏房心居之氏爲燕寢帝席飲飫之方也天乳潤澤之
施也天輻陣車騎官道路之馳驅招搖梗河關津之防衛房
則將相也震象馬故又稱天駟日者太陽之精也鍵閉司戶
鈎鈐司宮罰司贖刑好生之德明堂司政出震之體從官近
臣也東咸西咸側室也心則大君而嫡庶隨之積卒雷門之
威也寅曰析木水衰繼旺也尾箕居之尾主後宮春而孳尾
之象也傳說其師氏乎屈原莊周又以爲殷相未詳孰是巫覡宮中所用者
天江天龜魚子皆以其近漢耳箕司五穀種稷之種生於後
宮也糠杵揚風之義也風木同氣丑曰星紀列宿之終始斗牛居
之斗以量農丈人以耕柔土之所產也天淵天鱉河漢之所
有也雞鳴丑狗象良籥以守門戶建以立都關弁以表元武

善化縣志 卷之三十一
之首且斗養生而弁飾體故斗主祿而弁主爵焉牛者力耕之物其名一元大武而居金庫則大將之狀也桴鼓者軍之耳旗者軍之目男耕女織相與爲耦水中之土是曰漸臺水傍之土是曰羅堰坎純水而田純土也子曰元枵物至此而耗也女虛危居之女至陰而生物十二國之人民係焉扶筐其職離珠其府瓜其中饋之所俱也天津水之位奚仲喪之車萬物出於虛而歸於虛司命所以馭其生司危所以馭其死司祿所以馭其福司非所以馭其禍哭泣以送終敗日以致毀天壘以障空離瑜則后之飾耳物高者易危土功象之人者所役之眾杵臼者所齎之糧錢者所用之財墳墓虛梁以送死葢屋以安生車府造父以壯行而工役備矣亥日厥

觜象偏隅之口也室壁居之室乃王居離宮爲別館壘以環之羽林以衛之綱其帳也魁其陣也鈇鉞其用也土工吏其役也而師門固矣雷電處天門之間騰蛇則元龜之配耳乾位西北天文麗焉故壁司圖書其象爲馬故天廡從之霹靂雲雨雷電之類也鈇鑽鈇鉞之類也土公吏力役之司也公官掌邦土葢取法於斯乎戊日降婁陰降之極也奎婁居之奎爲武庫南門其郭郭也閣道附路天廡之所馳策以馭之王良善馭者也一作王梁謂天子之橋梁天溷以象溝瀆外屏以障之土司空則公吏之長也婁爲牢苑更其芻牧之官斗口所臨亦名天魁大將軍者統眾之象倉庾則西成之所收也酉日大梁如橋之跨漢胃昂畢居之胃爲倉廩而列囷廩若動物之

有胃萬物閉於酉大陵其域積尸其形也兌象澤是名積水
天船行澤之具也昴主荒裔月者太陰之精也阿主隱伏陰
主潛密礪石以利刃皆攻伐之情也兌司口舌故卷舌天譴
處焉秋多草萊故天苑芻藁屬焉物成而宜田獵故射場馬
道具焉畢者取獸之物邊兵象之天潢咸池水沐之地也天
街天關道路之界限天高斥埃之盼望五車天節九游參旗
行役之威儀天園百果之所成九州珠口重譯之所通六諸
王則朝於明堂者也申曰實沈古分野之君也觜參居之觜
乃軍侯座旗所以辨等威者物反常爲怪殆更革之義乎參
正司兵金旺則伐矣玉井軍井水生之地也天屎天廁屏以
障之則水之滓穢歟未曰鶉首當鶉鳥之前井鬼居之井爲

暗昧之所

未者昧也

鉞弧矢爲肅殺之具兩河四瀆皆比地而行

者也五諸侯皆分地而守者也水源於申故水位水府列焉
木成於未故壽林老丈寓焉天罇以象井養闕邱以象坤偶
軍帑以象大眾虎狼陳寶之限制則庚伏之義也積水爲酒
積薪爲燎皆所以供鬼享者歟鬼爲暗昧之物積尸其質也
天狗以伺之將燼之火是爲天燿外厨滋味之象未者味也社乃
土神天紀統百物而載之也午曰鶉火丹鳳之位也柳星張
居之柳爲天厨火之利用酒旗燕享所以養陽也星象文明
離之性情亦爲中女故后妃寓焉大民小民乃其宗也南面
而垂衣裳者莫盛乎軒轅或曰軒轅者后宮之門窗天相其位也稷乃穀
神內平則百姓太和矣張司宗廟天廟峙焉微陰始生鬼之

所處右社稷左宗廟建國之神位也同其尊者惟齒德之貴
戚乎故謂之太尊已曰鶉尾當鶉鳥之後翼軫居之翼司禮
樂光華之地也軫聯玉衡而司車騎引從之儀也當巽故主
風器府樂之所用者金生方始軍門以固之夏禱當崑土司
空以節之東甌青邱海島之分也長沙主壽兼入於辰爾乃
若南極之下馬蛇蜂鶴飛魚金魚火鳥烏喙孔雀翼雀海山
海石南船小斗夾白附白南門三角波斯水委之類雖或見
之存而不論可也至於紫宮之內宗藩公侯將軍虎賁昔傳
其象而今不可見亦姑闕其疑云

考定三湘說

邑人 孫良貴 麓門

楚南水數百派嘗考而能言之以窘於尺幅則弗悉惟取水
經地里志所載者統約之於三湘九江復訂訛徵實據古印
今庶幾了然心目無患雜而越也考寰宇紀以湘潭湘陰湘
鄉爲三湘而區以上中下之目狹而陋矣輿地志以瀟沅沅
會湘爲三湘明人主之作考爲修志者采是又並湘而四矣
弊由泥湘水以求三湘而不知楚南之無非三湘也繹湘之
義爲合湘納千流以入江合中原百瀆以與河爭盟近事則
河淮同導入江以南紀而受北條之全矣觀其同源而南趨
入海者曰瀕知其不與中原盟會而離異於嶺南北粵之區
也故愚意以瀆沅二水源流皆二千里外與湘相埒併湘爲
三湘雖各入湖濬行百餘里而後沅引漸辰二江自湖心之
黃鉅潭合瀆以趨於湖腹又行二百里許由小布袋口入湘

若朝宗然而禮則西引荆江眾沱左會於大布袋口東對巴陵澱江口來而咸入焉以爲湘之門故長沙之宜爲省會也先仁皇帝洵先天而弗違矣偶閱唐末逋臣楊益金璧元文云南龍湘水湧波瀾不知多少枝葉繁悠悠地軸洞庭關又曰荆楚元來是霸圖分明九派入湘流雖形家者言亦可以證楚南總名爲湘矣是以岳州城北有三湘浦今爲臨湘邑治雖出湖口百餘里大江東去猶以湘名自岳郡對岸大江西浦爲湖北荆郡監利縣安陸沔陽州地方卽古左州侯地而江東則由城陵磯達石頭關祭風臺爲巴邱赤壁鏖兵地非黃州之越赤鼻山越三站二百七十里而湖南之邊界乃盡故漢曰江東唐曰湖南至趙宋始稱荆湖南路蓋三湘所由稱有如此者而宋人

張君房湘山野錄全載楚南故事斯得之矣

省志辨

李文炤

庚戌修省志於北局各分一府其總部則各分一事辛亥修於南局聯而合之眾議通修遂至道謀築室羣喙囂然而舊例爲之大變矣星野之紀相傳已久然昔用赤道之度而今用黃道之度則多寡之數不同昔用初氣之宮而今用中氣之宮則偏正之垣不同法當兩存之以俟後賢之裁度今乃盡刪古法一用新例母乃非監夏監殷之意乎且畧災異而備祥瑞似與敬天省身者不相合也此其變者一名宦之紀以爲後法非賢且能豈可濫與今乃重事功輕名節於是凡史傳所載宦績並爲臚列有如南北朝中反覆之徒皆得與

德業聞望之巨公同等不亦辱乎至若一代革除膚敏之髦
士達古今之通義板蕩之孤臣守天地之常經各行其志不
相悖也今乃盡去守節專取達節將使後人何所勸戒耶此
其變者二鄉賢之紀原折衷於府縣志不專據國史也故國
史非係大政者不書而鄉賢則一行一節不敢湮沒魏撫軍
嘗面諭云鄉賢當取三不朽者苟能儀型州里是卽德在一
鄉也捍禦災患是卽功在一鄉也訓誨庠塾是卽言在一鄉
也若必顏閔其德禹稷其功程朱其言則一省有幾人哉今
乃蔑棄志乘專求史書而所重者又止在名位有如靖難之
代以董鏞監察御史
長沙人之殉死牛景先鎮撫御
沅人之從亡而不錄
以劉武之助逆夏原吉之事讐而大書其於成仁取義之訓

不亦悖乎此其變者三節婦之紀所以重風化也不幸而死
於兵者尤爲卓然今乃謂抗拒義兵者不得爲訓夫婦人貞
吉從一而終是卽其義也雖漢文帝之母柴世宗之妻猶不
能無譏焉豈可以枕簟衾裯之娛助簞食壺漿之迎乎卽曰
大掠所及完節實艱不宜多錄死節者以愧之然不能完節
者謂諒其迫於不得已如楚辭後語之論蔡炎則可若遂以
爲處得其當而反譏死節之過激是率天下而倍其夫也此
其變者四隱逸之紀所以表潛德也或出於時命或出於志
操故堯舜在上下有巢由周武革命而採薇作歌漢高奮興
而茹芝成曲安必盛世之無遺賢哉今乃一概刪削反若猿
驚鶴怨者爲適時通變之人枕石漱流者爲矯世戾俗之士

則先聖逸民之品題非矣此其變者五孝義之紀無分於大小訓天下以庸行也魏撫軍亦曾面諭云割股廬墓雖非中庸之道而不可以爲訓然亦出於至性之誠不可使湮沒而無聞也今乃於此輩新增者不蒙收錄舊採者亦復屏除使天下而皆中行之士也則可天下而未必皆中行之士也則何如存之以爲不肖者之勸歟此其變者六方外之紀聊以紀異耳然必其道果高名果成者然後登之雖忠臣義士逃歸二氏者吾猶譏其愛君而倍師念國而忘家不足爲訓也今乃廣搜殘碑博採野史凡能創菴觀設象教者卽廁之仙佛之間然則儒者之中有能造書院立木主者亦當列之聖賢之中乎此其變者七藝文之紀本非所急然去取亦有體

要焉凡有關於學術政典民風土俗者雖出於庸夫亦當存之苟爲不然雖出於名流亦當去之今乃不惟其言惟其人然則國風不當採閭巷之謠春秋傳不當錄野諺之語矣此其變者八至於文體雖本羣書亦當潤色而出之故公穀左氏傳一事而各殊其狀司馬行狀神道碑一人而各異其文未有著一書而徒勦舊聞者也若此之類又其不足置辯者已凡此紕繆本欲盡爲商酌無奈口眾而我寡也故聊記於此以俟後之君子云

沔坻辯

邑人 劉大正

沔與坻近而音殊坻之爲音與也與隩同書曰四隩旣宅是也沔之爲音托也其旁從水其訓爲滑蓋與坻迥相逕庭矣

善郊之南距城三十里許余世聚族於斯而其地舊名下坵相沿以來皆訛託爲坵宣之口筆之書形聲之紕繆久矣况路臨大路勢踞上流無沮洳浸濕之患有清澗澄徹之觀下之名又何以稱焉昔讀史者云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子夏聞之曰非也已亥耳後訪諸晉史果爲己亥班史以龜茲爲邱慈蔚宗又以爲屈沮此豈非形象之差別聲音之殊方耶余嘗北遊京洛南過金陵由鄱陽返瀟湘聞有所謂蝦蟇陵者詢其故乃董江都下馬陵也舟行至大小孤山有澎浪湖焉俗則傳孤爲姑轉澎浪爲彭郎甚且荒唐附會而以爲姑之壻也又近如羅洋之爲鷺羊也榔梨之爲郎林也靳江之爲見江也其以訛傳訛久之而失其真大率類此余因附校邑

乘參核魯魚夫乃信呼坵爲託者形之誤轉大爲下者音之訛也爲原其舊而正其名曰大坵亦庶幾辨訛訂謬之一云

雙溪橋引

邑人 李芳華 賁菴

考之夏令九月除道十月成梁蓋兩山之間必有川焉雖曰流峙之恆理然至車不能連軌馬不得徑進人不免滅頂則瀾盈冰洄之日徘徊斷岸望洋興歎斯亦天地之缺陷也先王知其然也因天之道用民之力徒杠輿梁民不病涉是則王政之纖悉委曲無非裁成輔相之道也迨至後世司空守職於王朝司里不設於鄉國則龍火之令不得不望於守牧而勸勸之功不能不有待於豐裕之長者矣東路距城五十里地名雙溪上達豫章下通鄂岳是皇華雨雪所馳驅郵

書羽檄所往返也是編氓納枯納粟之所肩摩而商旅擔簦之所過從也前明曾建磚橋兩經戎馬蹂躪傾圮逮皇路清夷居民架木以渡顧山溪暴漲則漂蕩長流蓋曠懷司馬題詩無柱邛友莫招者歷有年矣茲值招提某議建石梁方圖永固唯以鳩工庀材非鉅金不可有難色余曰構巨室者非方寸之木所勝興大功者非一人之力所贍理勢然也不揣固陋爲之弁言俾當路有心人共成其事昔諸葛武侯治蜀凡橋梁關隘罔不經理識者稱其王佐才呂申公微時命卜初以相繼以醫卜者錯愕公曰吾志在有益於人耳由是觀之舉廢興頹者賢能之義舉而利濟民物者仁人之本懷則是役固達人修士所樂許者也或捐俸或解囊腋集而裘成

庶春波浩蕩狐不濡首隆冬栗烈鶴不驚寒利千人之往來非卽補兩閒之缺陷乎至佛氏所謂因果余不識其誠然與否顧君子爲其所當爲余何敢侈陳陰騭之說以相溷歟

宋李忠節公祠碑

李東陽

成化五年春正月長沙知府臣錢澍言臣所守宋潭州地按宋知潭州李芾當元兵之熾始至潭州畫地而守日以忠義勵士人皆死戰有誘降者輒斬以徇城且陷芾召帳下沈忠遺之金曰吾力竭當死吾家人不可辱於俘汝盡殺之而後殺我忠辭不獲命乃醉其家人徧刃之芾亦引頸受刃忠焚芾居還殺其妻子復至火所自殺是時先芾死者知衡州尹穀寓居城中冠其二子與其家人死於火參議楊震死於池

善化縣志 卷之三十一
後芾死者幕僚陳億孫顏應焱等潭民多舉家自盡城無虛
井縊於林者相望其事昭晰在史傳布揚在天下浹洽在郡
人耳目而郡之祀事不立其爲闕典甚不細臣已立祠於芾
所居故地以尹穀等配請著祀典儀物使有司永有所遵式
事下禮部具春秋祭芾用豕一羊一黍盛備餘各羊一制可
越三年壬辰東陽展墓歸至長沙拜公於其祠錢侯以予爲
潭人且籍屬太史氏謂宜爲記予惟自古有國家者莫不亡
而萎弱困頓可悲痛者宜莫如宋宋之亡也仗節死義者數
十人或止一身或連一家或暨其將佐而能使人感激之深
且衆如李忠節者亦寡矣宋亡後數十年遺民故老尚隱思
之忠節死潭人至今道其事猶慷慨泣下嗚呼是孰強之然

哉忠義之在天下蓋有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苟順且
誠無弗從之矣論者固以爲宋三百年養士之報然當時棄
城賣國背位而逃者亦豈少哉微忠節潭之人未必能死死
未必能多忠節守潭未半年而能感潭人若是及其死舉湖
以南皆降天下之存亡所繫可知也荆楚之間淫祀累千百
而忠節無血食地豈所以示天下後世也繼自今吾郡之人
瞻慕感勵爲臣必忠爲子必孝嗚呼惟忠節之風亦惟錢侯
之功侯旣祠公其歲祀必親予爲之作楚歌以祀公以紆潭
人之思歌曰春江澹兮冥冥悲風起兮洞庭靈之來兮揚旛
載風旗兮駕雲屏紛士馬兮如雲奮前驅兮我軍甯爲宋鬼
兮生不爲元臣彼雄而烈兮什伯其徒朝鶴唳兮水濱暮猿

啼兮木下莽空城兮落日痛三戶兮楚南楚之水兮荆之山
靈之去兮奄復還酌桂酒兮三酌潛予淚兮汎瀾余懷兮何
極公之亡兮誓天日芬鞠蘭兮蕉荔靈饗祀兮終吉

遷建關帝廟碑

明邑人黃學謙益甫

按民教有三祀典居一祀法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
祀之能禦大災捍大患則祀之然汾陰好時祀各以地朝日
夕月亦各以時禋望升中四岳各舉焉耳若夫肸蠁萬方尸
祝千古蒲坂馨宗楚蜀神遊未有如詔封天尊帝君之隆且
赫者也郡治北城外舊有帝廟父老歲時爭持醮錢聚賽至
磔雞刺菟釀吉筮從芸芸昏旦遙應如響蓋不計年余治兵
茲土每低徊義勇之邑愾若憑之丁丑冬流寇猝薄城下無

慮千人初不得志於城南輒相率於北隅稀曠之地恣所擄
掠帝廟故垣樓諸寇順風縱火計令守者驚且潰余乃偕
若屬望帝靈禮禱焉須臾風且反而西亡何內應之奸近樓
不數武袖火四焚余禱之再而風反亦再旋得大索魁黨磔
之城上而寇稍稍燄盡逾入日寇復西窺江樓謾意造雲車
可跨耳而北則火帝廟以及垣樓乘墉兼克風霆莫支余三
禱而又三反寇卒以失利而宵奔嘻睥睨之間若有攝其魄
而沮之者俛叩俛協將壇蟠踞髯英標則帝之神愈王靈
愈爽其綏惠一方愈不斁也哉余且齊心申禱曰寇之獷逆
如彼帝之拯蕩如此萬一陰隲下民悉就烹縛矢爲遙新廟
祀作鎮域中曾未及期而天王寺巢中集大兵臨之虺蛇之

蝥盡屏妖踪夫非當年橫刀躍馬之遺烈也耶余悚且躍曰聞之忠義民軌也匪揚則淹寇患民厲也弗驅迺傷驅厲於神揚軌於吏帝之賜也社而稷之匪以爲報永爲民貺耳惟舊廟前蔽狹徑而郭外又非所以妥神靈於是選勝內地得衛局之東周遭可十五畝閒廣陰森宜帝降止郡人來觀抵掌戟手若神慕之已而思曰時得無絀乎是未可以煩我父老子弟菟餐錢之餘先後得七百緡有奇自吉殿下厚倡之兩輔從焉守佐令或伯什以下爲等文武衿氓輩任其差差樂効巖者壑者斷者圻者力者一如治私室莫不義其役而歸功於神繇是堂殿愷洞左右各翼以十楹後爲寢制稍殺於堂賓廬在序庖湍庖井各適其所繚以丹牆捍以崇門鏗

然異往格矣自命期以迄完緒閱月有八郡紳談公嘉瑞都尉吳景朝力董此役以告成爰諏月吉迎神而入僉謀記石以答帝功余義不能默余惟帝在當時義勇雄概稱萬人敵計其麾戈斬級之所在襄樊爲多方昭烈之西也帝以節鉞獨守江陵江陵距吳魏之衝帝援襄攻樊降其郡縣數千卽智若或攸勇若瑜肅無不委伏稱臣妾且也洞該麟史之畧宜會人心之天解梁奮拔涿鹿合并參眞璧於亂珉識獨鶴於雞羣奇氣高風雄視三國夫何蛾射豬鬣頓失隆勳竟不獲遂其祀漢配天之志故曰帝生而能英死而能靈天兵鬼斧無不知之也湘城一壘耳蠢茲尙寇遽動其讐賊討亂之心呼而答禱而應風可使回炎可使燼豈疇昔荆樊之戈轉

善化縣志 卷之三十一
而止於長沙而皚皚之甲亦赭其馬以助圍臣之行閒而俾
少道其陷城之罰乎則今日之遷祀余區區初念殆有先於
子來者矣迺忘其固陋而僭次於左又爲迎送神詞以侑饗
云神之來兮髯飄飄赤兔馬兮青龍刀漢朱幡兮蜀錦袍風
稜稜兮山鬼號廟象歸兮俯平皋薦桂醕兮然蘭膏撫境內
兮崇勳勞神之往兮朝貝闕馬騰龍兮刀偃月前青旗兮後
黃鉞援荆襄兮度燕粵行萬里兮如電掣歲降康兮殲彼孽
鎮此邦兮靈不歇

高兵憲祠碑

高諱斗樞長
沙兵備副使

黃學謙

蘇明允有言城小不足以容兵兵少不足以實城皆兵忌也
長沙舞袖不旋之國城阨拓於唐湖南馬氏枵然中空承平

日久人不知兵桂陽零陵之間有伏戎焉卽有緩急披甲者
少剪桐地重維桑情切予身處枝邑心憂根本當事往復書
疏甚苦或唁予曰子尙良食夫集事惟才有明使君可勝十
萬師矣子尙良食若高公承天子明命觀察斯土或曰使
君昔守荆南有秦寇能禦大敵盜不足憂也公爲人廉潔志
在澄清其爲政威懷有方甚得民和丁丑冬盜發乘湘直下
多船城中震焉公獨身先登陴分門固守此十一月十二日
事也遲明傳城城上人發火器擊之稍卻時吉殿下蠲金饗
士率內臣同仇爰逮紳衿無不韎韐從事者僑舊同心文武
齊力請開門決戰公不可惟日夜帥吏士乘城曰古者戎事
衿服自今以始有機事若技材方畧皆勿以告拘相臨體故

人人盡力賊陣城南其魁有若禹步者爲妖異動人城上人射之殪又行城北城上人又射其魁亦殪賊疲於仰攻以其千金所致敢死者二人門焉及吾闔或進計穴門樓地從孔中下械殲之鈎得其屍尸諸城上賊望城上大痛當是時賊死者甚眾取其屍陳之沙上或哭或歌不獲其屍則從僧寺中著僧衣出向空而咒如浮屠法城上人亦惡之關壯繆侯廟在城外賊蒸之幾延北樓公且拜且禱風反火止復燒城門洞見城外城中壘石室之須臾而合有謀翻城應賊者公磔以示賊賊氣稍沮然佯翔無去意公歎曰吾昔在荆南賊大至城下小衄輒引去未有堅忍如此者真難當賊也最後架飛梯城西高與城等扳堞欲上城上人攢射之棄梯反走

縋人焚其梯賊計始窮時北風正急揚帆宵遁公曰不交睫凡九日九夜城中解嚴上下相慰勞咸曰微公城幾不守葢公臨事御物發於至忱故感神神應感人人應長沙自宋季兵燹及今三百餘年而有岢寇之亂治亂有數茲其當之賴公之力以底於定過此以往吾知免矣近日移開府於此郡城改爲鎮城可以用大不憂中空若夫全城以待公之功不可忘也邦人並謀俎豆之事而選地鳩工實殿下睿旨王國常侍黃張諸公助成之焉昔范蠡存越越人鑄金爲像祠之西湖而蠡去矣公未違湘州祠已告成患難安樂庶幾一致不亦善乎有恤其宮有儼其容彼都人士過之憇之拜之揖之社之稷之醊其侑矣維其祝矣其祝伊何使使君介福使

使君眉壽朱紱斯皇殿天子之邦與嶽山俱蒼與湘水俱長
於維此堂也歟哉

吳嘯山墓碑

明長沙
知府堵允錫

牧游氏曰余自吳入楚懷探五奇山川鬱蒼赤壁一煙波浩
渺洞庭一衡山名嶽一嶽麓靈勝一永州山川最奇一此爲
予跡所得至目所得經故也予官畱長沙嶽麓遂爲几案閒
物拱立揖讓久之而得其情性神理之所至固知此中必當
有奇人矣近今以來有嘯山吳先生名道行字見可生卒之
歲相去八十有四此八十四年閒事先生自述爲年譜蔑遺
也其父兄以學行著於前其子愉懼傲孫甯訥泰禎又彬彬
愈奇於後先生入試於鄉兩入彀而失之遂爲嶽麓閒隱君

子焉然而先生有五者於嶽麓尤奇也夫以嶽之生是人也
其人弗克副之此非嶽之所生者也先生澹樸麓之容坦邐
麓之質崢嶸麓之貌靈幽杳靄麓之胸懷麓之所生必出於
數者然後可而予尤有懷於達者之言瓦一壓而人之識低
城一規而人之魂狹此好曠之偏辭亦攬勝之快旨也先生
半畝江皋一樓吐納烟曉拖而起沒嵐晚帶而空澄目卽手
探推襟送抱先生樂此不疲矣而先生非獨優游容與之人
先生益篤倫敦義講學窮理之人也昔宋太宗以九經造士
而嶽麓與嵩陽白鹿睢陽並爲四大書院朱張倡明道統厥
後興廢靡常萬厯中張殿撰論道其中先生大暢良知孝弟
之指一時遂相引重而先生孝友雍睦具見記傳事不一書

善化縣志 卷之三十一
如先生者乃真不負嶽麓於是上溯遠古式及今茲考神禹之形迹懷子雲之鉛槧紀昔今之日月披賢哲之風雲厥志惟勤厥功惟懋自餘著述藏之家乘揚之國華而麓志一編意思爲宏遠矣抑余聞韓昌黎登華山絕頂恍惚驚懼至於痛哭乃至作書與家人絕縣令百計取之乃下使是時昌黎終不得下卒以登山好事陟險探幽委身絕壁豈不千古一大奇而華山不肯輕以許人長沙之嶽麓於嶽爲距於郡爲客爲賢者區藪爲名物景光先生生當若地近厥幽居講學於山堂志紀其勝蹟而不足以竟先生之奇畢嶽麓之事於是懷忠感賦絕筆甲申千秋已矣一笑冥冥度麓陌阡升麓岡原營蒼篔以載餽抱蒼白而長眠先生以嶽麓爲生死焉

其元配石孺人懿嘉內治載在家譜先生生瘞玉於茲麓者又二十有四年蓋嶽麓之許先生甚矣有先生以爲人祖父其子愉孝而義介以和從太守討賊死之其孫甯訥好學能文痛父愉死王事奔走號泣周行千里於暘塵烈日之下十日得遺骸三日不食死先生從祀鄉賢愉從祀周蔡二忠祠予探麓而喜記嶠山先生而敬附記愉甯訥二子而悲然皆可以無慚於嶽麓

五言古詩

陪杜侍御遊道林湘西兩寺

唐韓愈

長沙千里平勝地猶在險况當江關處斗起勢匪漸深嶺高
玲瓏青山上琬口路窮臺殿闢佛事煥且儼剖竹走泉源開
廊架屋广是時秋之殘暑氣尙未歛羣行忘後先朋息棄拘
檢客堂喜空涼華榻有清簟澗蔬煮蒿芹水果剝菱芡伊余
夙所慕陪賞亦云忝幸逢車馬歸獨宿門不掩山樓黑無月
漁火燦星點夜雨一何喧杉檜屢磨颭猶疑在波濤恍惕夢
成麗靜思屈原沈遠憶賈誼貶椒蘭爭妬忌絳灌共讒諂誰
令悲生腸坐使淚盈臉翻飛乏羽翼指摘因瑕玷珥貂重藩
維政化類分陝禮賢道何憂奉已事若儉大廈棟方隆巨川

機行剡經營誠少暇遊晏固已歉旅程愧淹留徂歲嗟荏苒
平生每多感柔翰遇頗染展轉嶺猿鳴曙燈青耿耿

漁父歌

唐李頎

白首何老人簑笠蔽其身避世長不在釣魚青山濱浦沙明
濯足山月盡垂綸寓宿湍與瀨行歌秋復春持竿湘岸竹蕪
火蘆洲薪綠水泛香稻青荷包紫鱗於中還有樂所欲全吾
真堪笑獨醒者臨流多苦辛

嶽麓道傍見穫者

宋張栻

腰鎌聲相呼十百南畝穫婦持黍漿饋幼穉走雀躍辛勤既
苦爲幸此歲不惡王租敢不供大室趣逋約雖云粒米多未
辦乃升合姑寬目前饑詎有卒歲樂樂歲尙爾爲一歉更何

託書生獨多憂何以救民瘼

道鄉臺

潘昉

東坡不謫黃黃應無雪堂道鄉不如斯此臺無道鄉青山似
其人山靈能頡頏一落名勝手境與人俱香悲吟依空絕臨
眺生慨慷道鄉不可作承君不可忘

瀟湘夜雨

明薛瑄

兩岸叢篁濕向夕波浪生孤燈借漁火江雨篷背鳴南來北
往客同聽不同情

洞庭秋月

西風淨晚烟天水遠相接瓊樓玉宇深炯炯涵虛白夜久風
露寒一鼓湘靈瑟

善化縣志 卷之三十一
遠浦歸帆

翩翩投極浦漠漠背殘照水柵歌竹枝清風激幽調歸舟漸
覺稀莫上江樓眺

平沙落雁

霜清秋水落風過人迹平飛飛隨陽鳥相呼下寒汀一夕聚
儔侶月映蘆花明

烟寺晚鐘

夕照下山阿清音出烟霧暝壑一僧還側伫尋歸路月上楚
天寬霜落洞庭樹

漁村夕照

釣艇收晚簪歸鴉集疎柳天水吹彤霞明月映江口孤村一

笛橫萬慮復何有

山市晴嵐

雨來萬壑昏雨過千岫出晴旭楚人家蛾眉畫生綠望望如
有情餘光遠相逐

江天暮雪

落落漁樵家蒼蒼起烟霧岸滑移釣舟沙平濕歸路似有淩
波人盈盈月中去

懷湘曲

李夢陽

湘雲寒翠滿白日起秋雲美人杳何處江氣長氤氳手持紫
玉管遙望青霞君藹藹波水暮何由致殷勤

望嶽麓

楊基

我爲長沙客不醉長沙酒爲愛嶽麓山繫舟城邊柳峯巒一
何秀膏沐春雨後蛾綠淨洗粧方知朱鉛醜所嗟山中寺顏
圯想已久嶙峋北海碑千載獨不朽信爲神靈惜長使山鬼
守寒衣欲訪古日落辰在酉荒烟烏鵲喧竹密虎兕吼老眼
念後期未知重來否

涉湘登嶽麓

王守仁

客行長沙道山川鬱綢繆西探指嶽麓凌晨渡湘流踰岡復
陟巘弔古還尋幽林壑有餘采昔賢此藏修我來實仰止匪
伊事盤遊衡雲橫曉望野渡浮春洲懷我二三友伐木增離
憂何當此來聚道義日相求

遊嶽麓寄伯敬先生

譚元春

去嶽日已遠茲麓存典型水陸分中江延目洲外汀嶽意無
斷續草木森情形林梢蓄新泉溝洫聲洽洽拜石修竹旁祝
融開遠青是日寄公書南風下洞庭

寄遠公周聖生諸子

蔡道憲

江門

蹴碎嶽麓雲翦斷湘江水楓丹染院深高飄菊衣紫竹露垂
朱霞霜華拂劍齒聞說多苦心中夜常數起敲火作長吟山
鬼驚側耳持寄素心人虹捲吳縑裏早晚欲先行相將寄奇
字

嶽麓

楊茂元

志仁

自有此天地卽有此嶽麓悠悠千萬載厥名人未熟逮宋開
寶間朱侯來作牧緬懷絃歌人開山見書屋爰有周山長隱

善化縣志 卷之三十一
此行純淑詔起問所居錫名賁山谷賜以中秘書壓架三萬
軸未及百年餘已爲茂草鞠後宋有劉侯拳拳事興復乃得
南軒翁椽筆爲記錄文公後世師於焉駐輪轂三老相講明
三晝還三宿高會踵鵝湖勝蹟肩白鹿後公安撫來書院更
卜築奎光耀日星道化賁草木從此嶽麓名昭揭人耳目歲
月倏已更構堂俄傾覆寂寥三百年荒基復誰續吾郡大邱
裔顧瞻額頰蹙捐俸鳩羣材講堂不日築兩廡一以新周垣
繞而曲俎豆朱與張登堂疇弗肅可以事藏修可以資講讀
有亭極高明復可供遐矚後圃藝果蔬前楹秀花竹以待後
學者厥意良亦篤百工且居肆靜學在幽獨潛心咏六經畢
乃希聖躅窮爲顏孔人達則伊周屬此邦過化地材質美如

玉倘及見斯人樞衣沾賸馥

謁忠節李公祠

知縣 唐源

我來弔忠魂雙淚急如迸公死亦尋常多公眾用命隸人亦
知忠何論共爲政忠赤非天高效死能相競熊湘一坐揮忠
烈千古盛丈夫七尺軀肝膽宜相映熱血何足惜無爲寸心
病

壽高兵憲

黃學謙 益甫

聞之蓬島山巍峩插天柱又聞日月湖洗湯爲霖雨公生鄞
海間維嶽神所扈公來鎮潭州日王事靡盬照水月亭亭秋
肅而冬煦北門臥護高小醜忽余侮身統五家營手揮赤白
羽戒士勿外譁戒僕勿受楮而公獨靜籌除器先固圍賊眾

折單騎王師歌且舞西破瀉山巢雄風清鞞鼓袞衣東歸來
處處碑而俎赴赴者滿朝孰與公神武時當單闕秋歲星昂
在戶元氣奪天輪秋成徧稔黍嶽雲連夜春湘花上春杼士
也歌壽胥民稱眾父母南山曲未終嗣頌周吉甫

謁蔡忠烈祠

國朝 李 標

在昔癸未秋喪亂靡遺孑流氛自北來旌旗互明滅屹屹雲
陽墟千官何斃斃司理有蔡公孤忠勵高節挺身衛斯民丹
心百折不折罵賊媿偷生賊怒斷公舌飛灑土花紅四壁常山
血視死誠如歸浩氣凝冰雪我來醴陵坡遙見雙桓列瞻拜
想遺風慷慨還嗚咽湘水還湯湯嶽麓殊高揭先生萬古英
崇隆而澄徹

遊靈峯寺

黃孝事 移忠

北風吹雨來漏下草屋濕夜霽星漸明朝曦霧猶澀遠樹雜
晴嵐泉聲幽澗泣喬木挺虬枝餘潤添石汁過澗攀長藤磴
危苔滑級登高豁雙眸龍鱗俯原隰林深綠滿裾想像蛟龍
蟄徘徊入寺門蔚然花氣襲老僧古鬚眉引我石壁入煮茗
烹石泉相對惟合十何當結廬居安用常汲汲

秋日登天心閣遠眺

李紹篤

城南聳高閣直與丹霄薄插頂上天心捫覺星斗落我今一
登臨極目真寥廓物色捲橫空烟霞飛漠漠湘流作帶環麓
屏爲扇鑰遠浦送帆來晴嵐疑翠幙雁字寫長天漁艘沿江
泊塔峯指顧間萬戶倚樓腳舉首白雲低風動響鈴鐸勝跡

昭古今縱筆搖山岳

橘洲雨眺用杜工部次晚洲詩韻

黃士對

湘浦橘洲浮登眺興殊壯天地忽黯慘咫尺各異狀白浪夾
檣奔青雲緣嶺上危樓聳中央杳靄空無當環珮溼陽臺蘭
芷益惆悵須臾蚌吐胎款乃歌聲放

禹碑亭

胡景曾

伊昔發河洛天地衍大文回瀾一畫初混沌從此分昏墊苦
未除方割憂正殷高山大川間荒度八載勤元圭迄告成績
勒南衡君蝌蚪七十七亭墟翕氤氲自是疏淪理篆法流水
紋糾蟠掣螭虬剝落老烟雲雲奇斯可怪劈闢電雷礮旁泐
留詮譯豎義如所云胡然紫霄峯六字僅有聞

嶽麓懷古

李紹易

靈麓峙崇崗嵒龍鬱蒼翠綿互勢蜿蜒巒壑多幽異石壁俯
百仞巉崖復深邃上有神禹碣蝌蚪成文字神工鑿鬼釜巨
靈劈怪類蟠屈若虬螭鴻濛洩奇秘前後千餘年詞人紛沓
至名傳北海碑道發南軒記紫陽興講學流風婉洙泗往復
恣流連歷歷皆可誌懷古發謳吟悠然起長唱

嶽麓懷古

劉世樹

湘西饒勝概麓山誇巖臬峭壁勢如屏幽泉寒似雪乘秋登
鳥道看雲識蟒穴摩崖覘禹碑披草窺唐碣神功欽八載妙
筆驚雙絕隨州句最清子美詩尤傑學推紫陽正文羨南軒
潔橋想詠歸幽谷到蒼筤別獨往尋遺跡孤懷慕前喆惆悵

思無端低徊吟不輟絳葉向人飛黃花爲誰折且逐樵夫歸
難與山僧說

七言古詩

嶽麓道林寺行

唐杜甫

玉泉之南麓山殊道林林壑爭盤紆寺門高開洞庭野殿腳
插入赤沙湖五月寒風冷佛骨六時天樂朝香爐地靈步步
雪山草僧寶人人滄海珠塔創宮牆壯麗敵石廚松道清涼
俱蓮花交響共命鳥金榜雙迴三足鳥方丈涉海費時節元
圃尋河知有無暮年且喜經行過春日兼蒙暄暖扶飄然斑
白身奚適傍此煙霞茅可誅桃源人家易制度橘洲田土仍
膏腴潭府邑中甚樸古太守庭內無喧呼昔遭衰世皆晦迹

今幸樂國養微軀依止老宿亦未晚富貴功名焉足圖久爲謝客

尋幽慣細學周顒免與孤一重一掩吾肺腑山鳥
山花吾友于宋公放逐曾題壁物色分畱待老夫

湘上漁人

柳宗元

漁人夜傍西巖宿曉汲清湘然楚竹烟消日出不見人欸乃
一聲山水綠回看天際下中流巖上無心雲相逐

次潭州酬唐侍御姚員外遊道林嶽麓寺 沈傳師

承明年老輒自論乞得湘守東南奔爲聞楚國富山水青嶂
迤邐僧家園含香珥筆皆耆舊謙益自忘臺省尊不令執簡
候亭館直許攜手遊山樊忽驚列岫曉來逼朔雪洗盡煙嵐
昏碧波迴嶼三山轉丹檻繚郭千艘屯華鑣躡躑絢砂步大
旆彩錯輝松門樛枝競鶩龍蛇勢折幹不滅風霆痕相重古

殿依崑腹別引新徑縈雲根目傷平楚虞帝魄情多思遠聊
開樽脆絃細管逐歌颺畫鼓繡鞋隨節翻鏘金七言凌老杜
入木八法蟠高軒嗟予潦倒久不利忍復感激論元元

道林寺

元 崔 珏

臨湘之濱麓之隅西有松寺東岸無松風千里擺不斷竹泉
帶雨通僧廚宏梁大棟何足貴山寺難有山泉俱四時惟夏
不敢入燭龍安敢停斯須遠公池上種何物碧羅扇底紅鱗
魚香閣朝鳴大法鼓天公夜轉三乘書野花市井栽不著山
雞飲啄聲相呼金檻僧迴步步影石盆水濺聯聯珠北臨高
處日正午舉手欲攀黃金烏遙江大船小如葉遠村雜樹齊
如蔬潭州城郭在何處東邊一片青模糊今來古往人滿地

勞生未了歸墟墟長卿之門久寂寞五言七字誇規模我吟
杜詩清入骨灌頂何必須醍醐明珠大貝採欲盡蚌蛤空滿
赤沙湖今我題詩亦無味懷賢覽古成長吁不如興罷過江
去已有好月明歸途

湘水清懷堵牧遊

明 蔡道憲 江門

湘水清紫藤花老鯉魚生使君歸來飲此水蛟龍汝引兒孫
行君歸奈何遲夢君不似別君時一宵魂氣猶如此百年變
態安可知送我通州君歎息通州欲去去不得前日君行誰
送君使我江頭望顏色丈夫飄然七尺身今作娥眉誤嫁人
鏡中歌泣鏡中笑砍斷青銅千餘春湘水清清可掬脫君白
霓衣自挂湘妃竹岳陽樓下好東風縱不相思歸亦速同爲

湘水吏不知湘水深人生各努力願君放我歸長林

湖南行

蔡道憲

江北豺狼滅無期湖南父老不勝悲得免干戈一幸甚盡輸
賦稅安敢辭欲畢一言官長怒近年不比十年時秋田喜熟
憂穗短米價暫低高復隨水少魚腥山貴木此事往往令人
疑貧人辛苦在南畝徭役追呼亂所爲富人愛金不愛田買
田雖賤費不貲大差十歲如轉眼死生兩別不相知富家有
田旋復棄滅直吞聲淚背垂只今如此勢漸極荒草誰耘飽
王師市人不幸養官馬生涯飄蕩門亦卑本是男兒口中食
屈身事馬患馬饑手拱金錢心歎息遇人艱難吏勿笞前日
一程賣一女今日一程當鬻誰脫棄親知辭鄉縣行行中復

有所思夜半歸來見妻子啼哭母喧將遠離官差尙在西家
宿歲暮天寒汝何之但願先驅羣鼠雀蚤供惟正安鋤犁

登嶽麓次張越青憲副韻

國朝 倪康年

兀兀孤峯蒼樹繞三湘獨數嶽麓好巖藏風雨夜寒聲時吐
清光江色曉斜穿曲磴轉危亭梵雨仙風自縹緲下瞰白練
曳平沙神禹功名石壁峭千年龍護帝王文電掣雲屯幽且
窈下臨深苑讀書臺瓦礫空階生帶草六經羽翼仰朱張大
義至今誰幻眷薰風抔土問山靈何處月高林擇烏江頭花
事尙依稀蓮抱晚香在夏杪春陵作賦元道州念茲民瘼人
未邈晴空鳴鳳立高崗下視滄桑毫髮小君不見巖前一線
過山亭玉壺水可媿通明雲影霞光相掩映無垠平楚答三

靈

嶽麓歌

宋 俊

高不必窮五嶽遠不必遍九州胸中曠覽無一物坐令炎夏
成清秋我從百粵向三楚逾年還作瀟湘遊瀟湘六月好風
景日夕過從嚴與沈俱懷逸興渺雲烟攜我直上岫嶁之絕
頂禹碑蝕盡龍蛇字青玉霞光何杳冥手搴芙蓉七十二奇
峯傾倒洞庭三萬六千頃朱鳥迴翔不敢飛燭龍轉轡無畱
影北望鄉關遠帝都願借長風駕孤艇與君別兮山之阿講
堂書院空烟蘿會看白露蒼葭外吾亦相將起櫂歌

弔蔡江門先生應閩中諸公

李文炤 朗軒

湘岸一杯土愁雲結萬古當年攜藏司理孩骨化筋銷名不
朽江漢浮浮黯楚天波臣失鎖逸青猿九象狂奔無力鬪百
妖跳梁滿長路藩王相國猿鶴悲白叟黃童蟲沙微消息入
湖南萬眾心膽寒橫槩長林偃飲馬平湖乾文臣武力辦一
走我公危城獨據守大庭嫚罵氣如虹擲地金聲印似斗寸
磔寸齧笑未休頑身蛻去恣遠遊長嘯一聲入冥漢九閩開
處拜垂旒恩感隸夫輩見之潛拭淚共踏醴陵坡玉樹幽宮
闕宏演有腹我有衣納肝裏骨無二致義激孝廉耳聞之甘
就死有足不跨鐵騎馳有手不草露布駛任渠斫將無用物
英魂好去追司理吁嗟乎故國高官厚祿養賢才捐軀致命
幾人哉公有義役與良友黃泉碧落結朋儕君不見陳再瀨
鼎甲台衡誇榮耀攻屠殺戮有權衡不恤孫升由我教 陳乃郡人

獻策云攻成不如攻野清而城自破殺男又不見簡伯功

文武長材蓋世雄多能適足為身累教場演武辱王封簡亦

賊欲官之逃去為僧賊怒欲屠長善二邑郡人我生去公時已晚

因裁志乘榮青簡不及臧洪把臂遊自歎成仁道何遠

嶽麓懷古應丁中丞教
李逢清

諸峯袞袞上清虛祝融融結爭盤紆岫嶺之山負石出石上

飛泉湧萬斛赫曦俯瞰碧湘隈清流直瀉蒼篔谷峽中藏霧

抱晴嵐能使陰風生羽翰山花無賴繁空曲匝地吹香堪一

掬就中禹蹟傳螭虎明德猶能撐太古北海鴻文鑿薛葑濡

墨淋漓泣風雨野客無人窺懷抱夾岸蘆花空返棹朱張明

道接湘烟道脈淵源何迥然至今講席冷如雪中庸不受秦

灰劫堪笑遠公杼妙偈開門擊鉢談空徹誰把斯文與壯烈

節鉞中丞受簡書東閣招賢續白駒一副秋光盈碧沼橘蒲

黃花相映好魯國諸生聚一堂斷斷卽席共論討賤子晴窗

笑管窺管窺何能識翠微

嶽麓懷古
郭朝樞

君不見靈麓巍巍凌斗宿七十二峯皆倚伏蜿蜒磅礴望無

涯淑氣全收此嶽麓白雲長護赫曦臺鳥啼蟬噪蒼篔谷老

樹參差石縱橫奇絕花前香可掬當年闡學自南軒考亭道

合開書屋從此廣厦千萬間方駕嵩陽齊白鹿道鄉北海何

牢騷陶公射鱗神功獨平成禹蹟渺難稽一片蝌文畱寶錄

古來聖賢至今傳不朽惟三青史馥遊人到此仰高山高山

善化縣志 卷之二十一
仰止誰私淑

嶽麓禹碑歌

李紹衣

道寶開天不可匿代代靈光新翰墨南條清駛導衡山神禹
橈車臨澤國勞餘之暇亦伸禋載紀功名鐫石泐龍髯歸去
不可攀遺蹟猶存嶽窠閒李唐距夏幾千歲雲根豹霧蘚葑
函潮州謫宦韓昌黎道紀衡山獨杖藜情深嗜古初覓得耳
聞目見發筌蹄三唐以後迷基址片石孤雲凝筆髓精神驅
駕五犀牛白虹直貫湘城邸嶽麓山高靈氣鍾鴻文真贗知
誰是山前山後雲嶠孤山鬼窈窕亭之樞蒼莽上射岫嶺頂
奇光俯瞰赤沙湖就中烏篆颺颺舉倉頡籀文難再補讀之
佶屈信聳牙揮翰淋漓驟風雨龍文百斛健氣扛蚪蚪如拳

誰繼武勝朝墨客精摹擬參差譯出垂青史自云長夜夢長
人指點虛無字清霽手挈銀瓶鏤赤文一旦魯魚能識取楚
人尊鬼信方言七十七字傳嚆矢亦諧聲韻落雲烟亦存古
貌帶鮮妍鮮妍古貌卽真詮不傳文義何損焉君不見商鼎
周彝置玉堂巖廊寶玩不尋常至今珍重襲縑緙卽如禹蹟
無時無箕子陳疇續洛書雨霽蒙驛剖靈符至今文命尙誕
敷禹之明德何遠乎

南郊行弔蔡江門先生

王彭齡

冬日出掃墓故作南郊行南郊風景常如此每來必過蔡公
墳蔡公墳冢高三尺英氣如生貫白日百年後遇賢守宰加
意經營爲修葺君不見尹先民同一死奸回姓名人不齒我

公罵賊無完軀前與睢陽光青史

陶公祠懷古

用唐人嶽麓道林二寺詩韻

吳之超

陶公少隱潯陽野有母大異閭閻寡聞說雪深蘿逕時偏逢
客到茅檐下截髮作髮賣供膳撤薦為芻剉給馬賢哉此母
育此子卓然如玉羞如瓦作吏廬江譽漸馳治力中原心始
寫分陰文武都應惜百蠻晨昏長自把遠排莊老競浮華近
嗤王謝矜儒雅八州安堵星為福諸將畏威日當夏梅陶數
語信非虛陸抗諸人誰及者蟒患雖除應有恨還聞狐鼠潛
城社

六朝古松行

張聖羽

儀吉

潘洲西岸湘水潯麓峯攢簇碧層層洞壑幽邃石磴滑烟嵐

曉曖無朝昏怪石夾路獐獍立熊羆俯瞰虎豹蹲穿石摩崖
始得寺寺樓突兀入高冥樓前一樹長松古偃蓋延蔭數峯
青大本輪囷可蔽象小枝連卷亦作鱗垂條撇振蛻飲澗懸
針倒卓蝟毛森皮皺枝蟠虬龍蟄脂結節簇甕罇擎涼颺謾
謾天末起長夏灑面含霜清層陰靄靄捲地來白晝昏黑雷
雨冥夜掃雲漢撼星斗牽牛破輓朱烏傾朝凌陽谷若木低
羲車迴轡陽烏驚排雲氣薄岫嘍頂翻濤響落洞庭濱我來
箕踞蟠根上摩挲竟日為沈吟種時亦自毫末始問松何能
葆其真僉云此松由來遠樹之傳自六朝僧六朝已去千餘
載滄桑瞬息如轉輪烟花長埋芳徑寂禾黍高下故宮淪庭
前玉樹人罷舞隄上垂柳鴉暮鳴蒼髯老叟人間世欲數甲

子僕幾更有材不盡梅作殿有枝不代塵談經塵枝樵供刁
斗爨殿梁飛化烽烟塵巋然直寄雙樹側恆河沙劫藐升沈
貞心豈受元駒穴芳蕤曾宿九苞禽撐扶古今萬牛力醞釀
元氣還乾坤試問華林萬年樹斜陽衰草何處尋

岫嘯碑磴歌

李先登 文岸

攀岫嘯起長噫載陽春日是非碑前芳草爲誰稀美人美
人甯式微岫嘯碑上莓苔積岫嘯碑下杜蘅碧美人美人何
日歸水遠山長猶相憶

讀蔡忠烈公傳四首

知縣 沈 華

爲臣死忠理之常此身寸磔夫何悲唯恐老親同陷賊頓教
心緒亂如絲母賢自必繼陵母忍看被辱血淋漓天佑通州

將北行先教骨肉作分離孑然備受諸慘毒幸免高堂無禍
貽公悔後集中有通州不果報國由來奉慈訓取義成仁孝
不虧

毋殺百姓甯殺身叮嚀向賊語酸辛可憐煤山殉社稷大哉
王言亦書紳危難存亡呼吸閒君臣一德念黎民明良不得
逢治安丁茲阨運同遭迤闐獻分鑣肆荼毒靡有子遺四海
淪十萬生全公自死流澤常存湘水濱公見城將破放出
百姓十萬餘戶

長沙卑濕地奇絕從來多難遭厄隍宋室寸土孳芾賢潭州
不保全家滅悠然入夢道姓名此是精誠相感結嘖嘖稱道
好男兒寶刀出土濺頸血邊烽告警作鄉書看我先亡志已
決公見神京多故致書同鄉林子野屈賈以後誰與並請看
有知君能後死看我獨先亡之句

節烈雙忠塚

吾鄉晉撫蔡忠襄嬰城無援死激昂投繯一息尙奄奄急覆
鐵甲俾立僵維持皆出時盛力撫軍姓應名時盛與材官同祀復刃妻孥自
芻亡更有材官同就義國俊九人堪頡頏職非參戎並甲士
如何臨難甘刀鏗浩然正氣久感化見危授命役且良

渡湘江

李啟坦

湘江杳靄如烟霧終古奔馳不肯住深淵廣澤虬龍聚就淺
澄澈絕泥淤衡嶽峩峩相比附洞庭浩浩融灌注星沙環抱
城隍固澤潤桑麻民富庶水楫風帆來與去茫茫各向中流
渡

涇原別郭昆甫南歸

孫良貴 麓門

沙曠大漠山月沈舉盃獨酌參昴橫秋霜不斷眾鳥睡垆野
雄雞時一鳴同術同遊歸去早寒雲落葉為君埽千金騎出
獅子花眼中之人喜未老

山水古吟

張九思 聿修

幹總支繁域中山派別歸同天下水不越合分分合閒兩大
魄力萃於此山水又自相出入回互動靜參終始何時海岳
不氤氳何處涓埃不原委但驅日月為光明早藉清甯奠成
毀自爾宇宙有奇觀熙熙朝野宅其閒濬者導者神力大可
棲可泳羣生寬懷柔代仰共主聖高深一境學者尊仁敦知
徹分真樂誠明明誠揭道根卷舒六合象即理舟車並挽祖
和孫幹維元化無窮運行生不言那可訊祇今登降免竭崩

民安物阜孚宏願君不見鷺湖鹿洞區區門戶爭尼山泗水
魯叟道脈何當判唯也然乎敏鈍遷忠恕學識統一貫

謁忠節李公祠

俞儀兼廩

吳天正氣有肅殺綱常萬古茲挺拔舍生取義是男兒此志
爭光齊日月李公宋末刺潭州東南半壁脫全甌一十七口
同煨燼忠孝節義誰其儔事聞贈諡忠與節屢朝神廟位森
列國初兵燹鎖烟煤舊閣熊湘新闕閣五十年來圯復新殿
堂門庶倏威神從事尹楊俱配食春秋享祀各振振我來瞻
拜為恭紀自古有生皆有死精忠赫赫雷行天君看當時亂
臣與賊子

賈太傅古井歌

張雋思羅湖

君不見太傅祠旁有古井萬古風流今未冷晨昏汲水挈瓶
來輓轡挽斷三尺綆濯錦坊前幾人家春泉似雪趣烹茶石
牀柑樹憑指點伊人宛在水之涯我讀賈公政事策滾滾萬
言資碩畫王明受福安可期祇今空憶涕流積邑可改兮井
不改長沙宮殿竟何在日暮層陰生芷風餘波挹注澆礪醜
吁嗟乎瀟湘卑溼鵬鳥囂蒼苔綠草恨難消漢皇宣室豈曾
驕胡不食溲且徐招

謁蔡江門先生墓祠

張雋思

伽藍祚盡羣雄起虎暴狼殘未足擬烽烟羽檄橫九州長沙
十萬困虬蟻烏啼啄屋走王孫淚紅血腥瀟湘水江門先生
素儒風孤忠突兀一何時荒郊蔓壘陣雲垂野曠天清鼓角

悲先生感激奮大義泣灑殘羸皆忿恚城頭射書城門開霜
刃淋漓齒血漬殺身不惜乞生靈江月猶寒江雨淚峩峩恭
毅古所稀旌忠表烈事豈疑手勒碑文堪墮淚瓦祠松墓生
光輝我來瞻拜心膽慄整冠肅履靜喧啞想見先生致命時
天地震怒鬼神怵中原有福表賢倫馳官贈諡汗簡薰九原
亦足慰忠魄千載熊湘共薄雲

遊谷山

黃思孝 情田

大塊茫茫多嗟我足未至其如何秦岱不登終貽憾終南
涉想成蹉跎今且攜伴遊谷山苦無足力勞躋攀倩人扶持
臨絕頂四顧攢簇咫尺間我生登高纔慙此已覺寬曠無與
比尚嫌烟霧復朦朧縱目不能踰百里山腰一殿號龍王碑

勒谷王事不詳山頂舊傳神賜谷事出野史皆荒唐下山歇
足谷山寺寺僧迎入方丈地叩之事蹟亦茫如說法猶爲身
世累甚怪此遊焉所得急鞭歸來已曛黑古人遊歷拓心胸
日踞峯頭覽空色

懷湘曲

黃孝事 移忠

不見古人見湘水湘水滾滾去不已百壺酒向沙頭傾蛟龍
憑怒風濤起漢皋美人脫環珮移舟自到水中沚水中沚多
芳草滿擷杜蘅遺遠道美人兮歸來山中人兮髮皓皓

五言律

晚泊湘江

唐 宋之問

五嶺悽惶客三湘憔悴顏况逢秋雨霽表裏見衡山路逐鵬

南轉心緣雁北還惟餘望鄉淚更染竹成斑

湘州九日

張說

西楚茱萸節南淮戲馬臺甯知湘水上復有菊花杯
亭幃憑高出親朋白遠來短歌將急景同使興情催

夜渡湘水

孟浩然

客行貪利涉夜裏渡湘川露氣聞芳杜歌聲識采蓮
榜人投岸火漁子宿潭烟行侶時相問沔陽何處邊

初入湘中

張九齡

征鞍窮郢路歸棹入湘流望鳥惟貪疾聞猿亦罷愁
兩邊楓作岸數處橘爲洲卻計從來意翻疑夢裏遊

道林寺送莫侍御

張謂

何處堪畱客香林隔翠微薜蘿通驛騎山竹掛朝衣
霜引臺鳥集風驚塔雁飛飲茶勝飲酒聊以送將歸

發潭州

杜甫

夜醉長沙酒曉行湘水春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畱人賈
傅才何有褚公書絕倫名高前後事迴首一傷神

道林寺

裴說

獨立凭危欄高低落照閒寺分一派水僧鎖半房山
對面浮生隔垂簾到老閒烟雲與塵土寸步不相關

和張晉彥遊嶽麓

宋張栻

齋舫臨烟浦雲屏入畫圖日曛花炫晝風定水明湖
布穀催春種提壺勸客酤湘中無限景賦詠繼三都

懷嶽麓

朱熹

風月平生意江湖自在身年華供轉徙眼界得清新試問西
山雨何如湘水春悠然一長嘯妙絕兩無倫

與張南軒登赫曦臺聯句

朱熹

偶泛長沙渚振策湘山岑朱烟雲渺變化宇宙窮高深懷古
壯士志憂時君子心張寄言塵中客莽蒼誰能尋朱

遊嶽麓

張祁

春過瀟湘渡真觀八景圖雲藏嶽麓寺江入洞庭湖晴日花
爭發豐年酒易酤長沙十萬戶遊女似京都

嶽麓寺

曾幾

嶽麓知名寺幽尋到眼邊林深不見日山靜只聞泉便欲呼

舟去聊爲借榻眠詰朝遊歷處都在小窗前

湘江宿別

文天祥

瀟湘一夜雨江海十年雲相見皆成老重逢便作分啼鵲春
浩蕩回雁曉慙慙江海人方健月明思對君

泊舟水陸洲望嶽麓

明余嘉賓

一望蒼烟闊徘徊泊橘洲放茲舟內眼看出嶽山秋照水平
分翠如雲但不流誰能生羽翮吟嘯最高頭

禹碑亭

吳懼

神碑搜嶽頂竹杖引罡風入耳疑天語驚人詫鬼工嵐光搖
碧落江色澹沈空不盡低徊意安瀾萬世功

望嶽

吳甯訥

善化縣志 卷之三十一
定息閑移晷拋書眺入雲松搖嵐隱鶴石護紫垂文懸滴澄
堪漱空山靜有聞人天參絕頂歷歷此中分

過道林寺舊址

國朝 宋 俊

十里青楓路秋聲蔓草平徑畱戎馬跡經斷木魚聲郢曲還
歸楚湘流盡向衡書堂遺構在石上有題名

同李文岸宿嶽麓書院

江有溶

山對家門出輕舟此共停沙平江吐白日麗樹含青魂肅瞻
碑碣鐘寒倚廟庭相期除瓦蔓不媿入靈星

西湖橋訪舊

周應遇

散髮滄浪外狂歌綠水傍荷風初扇暑梅雨乍生涼蹀雉皆
趨席橋虹半飲塘幾人池上影能共鷺鷗翔

春霽同友人登雲麓宮

廖元度

前林初過雨不惜絕高攀此際雲難落高風鶴未還有僧聯
白社無酒答青山願我多遊癖邀君半日閒

洞庭秋月

臬司 周人驥

金波橫白練一鑑洞庭秋露靄空中出星辰水際浮清輝通
遠夢素白冷孤舟回首平春漲君山不礙流

道鄉臺

方 山

直道一時忤高名百世誇臺荒畱姓字碑古傲烟霞逐客何
人令孤臣到處家但畱僧炬在千古有光華

拜忠毅劉公像

秦耀名

正氣塞乾坤城亡勁骨存哭秦揮遠淚復楚迫陰魂風起湘

善化縣志 卷之三十一
波咽雲浮嶽色昏寸腔渾是赤每旦在初暎

曹國樸

妙高峯選勝
入山香逆路修竹何陰陰
巖迹僧歸寺經聲磬出林
遠帆江色迴隔岸嶽雲深
勝地宜層閣躊躇對碧岑

初春步道林寺

譚文煥

殘凍迎初日微雲拭淨天
步隨江岸入鐘聽上方傳
寺古徑常闢春晴花欲然
歸來山色暮野鳥逐村烟

麓山寺贈如意上人

熊祖熊

兩年精舍裏宋書院制試高
等升精舍生一載梵王家人到
名山靜秋來野色佳虎溪常
聽法香積笑籠紗爲問達
摩壁傳心應不差

九日城南

熊湘

九日步城南蕭然思野處
登高攄逸興攜醞悵無侶
黃菊漫驚秋金風猶帶暑
披襟對麓雲習習凌霄舉

登道鄉臺用朱文公定王臺韻

張汝潤

孤臣還見逐風雨夜帆來
一宿曾無地千秋竟有臺
江光如練渺嶽色其雲開
往哲吁難見茫茫覽物哀

趙忠毅公祠

孫良貴

麓門

通籍名臣志永言忠孝心
泣官除秕政聞道洽儒林
任托和羹重恩流水國深
楚人還祝歲望望到于今

偕家弟曉入嶽麓寺

二首

孫良貴

幽仄蹤還到同遊暢所經
僧披深翠出寺帶濕雲
暝寒竹新炊火霜禽飽
曬翎五年矜一見不負看山行

雲淨牕初白庭空夜氣澄香從花外繞韻度竹梢輕誰謂廣
陵逸真傳太古深移人更秋水寂歷道心生

蕪河口

孫良貴

迴望昭霞合行看蕪口遲寒波明藻荇白石曝鷓鴣遠客歸
何晏逢人問歲時江梅含欲放于役亦知期

入喬口步杜韻

孫良貴

子舍行來近君門萬里賒一身輕似葉兩鬢漸非華市舶喧
朝集江村闌日斜田園猶未蕪聊復就平沙

秋月

韓樂適齋

皎皎一輪月時來到草堂林疎含露白霜重帶烟黃眼暗嫌
窗小杯深願夜長高明增附會熒火雜星光

秋水

韓樂

淼淼三湘水長流共一天鷺鷥芳草岸蘆荻桡航船樹近飄
紅葉雨多生綠烟此中行樂處漁父自年年

過龍洞

文上杰冠南

古洞隱村烟風光眩眼前綠雲森野樹春意動山泉僧踏雲
邊路人耕雨後田碧桃開兩岸誰懼武陵船

水陸洲

文上杰

水落沙成路人間晝掩門分明成島嶼指顧見烟村渚盡雙
流合山連遠樹昏回舟餘興在作賦弔湘魂

道鄉臺

文上杰

列炬當年事于今見古臺蘚衣生不盡野鳥去還來客渡湘

江遠僧迎夜雨回高賢遺蹟在長弔白雲隈

季春遊三仙嶺

李芳華

極目覽無窮春光蕩客胸雲烟何浩渺景物逼春容好遯懷
黃綺明農寄赤松仙乎不我即長笑下危峯

曉行望嶽麓

俞儀 兼虞

曉日上瞳矐遙天澹沱紅板橋行有迹石磴坐生風地僻飛
鴻近晴開野馬空麓山今始見人去一年中

九日登馬王嶺

俞儀

登高動逸興大野縱遨遊崩巒一峯起蕭條萬壑秋澹烟籠
遠岫爽氣豁層樓遙見孤帆影長江自在浮

九日集妙高峯

俞儀

道脈開南楚朱張仰昔賢往來同講席沿革又荒烟石斷苔
痕古碑殘綠字懸來遊重九日懷古意茫然

舟泊湘江

張再超 如班

天闊楚江開懸岩繡碧苔片帆兼鳥下小艇破烟來疊浪翻
如雪危灘響若雷乘風明日事高枕興悠哉

訪賈誼故宅

熊保中

太傅流風永長沙感謫居身羈卑濕地心切治安書一召悲
宣室千秋冷故廬至今聞歎息楚雨涕何如

輓蔡忠烈公

黃文英 卓人

提兵觀士馬披甲恨先民拜爵同明主甘心作虜臣偷生羞
負國後死屬何人堅壁江潭上千秋憶遠巡

登拱極樓

李紹松

申甫

四面看江色山容坐裏圓風生河畔柳樓殿碧雲天
栖泊漁人舫征還賈客船春光收不盡把酒正陶然

湘城春望

楊祈拔

湘城連嶽色散步試遙望野樹封烟密林花帶雨香
人家飛舊燕水帘集危檣倚檻情何極微風起夕陽

帆隨湘轉

丁沛蒼

欸乃湘舲發懸帆落碧潭滌洄浮月白往復逐雲藍
峭壁當澗斷呀坑泛艣酣分風隨水曲屢折洞庭南

南城晚眺

蕭明漢

楚池

小步南城上幽情入望來忠臣餘古墓帝子剩空臺
樹挂斜

陽影人驚落葉堆滿懷思緒亂搔首自徘徊

謁蔡忠祠

張忠鵠

射圃

碧血何年化豐碑傍古城孤忠惟報國一死豈爭名
妖夢數前定家僮命盡輕何須東海上高義說田橫

宿嶽麓寺

張忠鵠

野色澹清暉攜樽上翠微江城寒水護山寺暮雲圍
露冷蟲聲寂月明人影稀松根盤石磴斜倚待僧歸

田心橋晚眺

張士雅

落日照深林澗泉漱鳴玉蒼然暮靄橫村舍遙相屬
時見荷鋤人行歌溪水曲

七言律

善化縣志 卷之三十一
湘口送友人

唐李頻

中流欲暮見湘烟，葦岸無窮接楚天。
去雁遠衝雲夢雪，離人獨上洞庭船。
風波盡日依山轉，星漢通宵向水連。
零落梅花過殘臘，故園歸醉及新年。

秋宿湘江遇雨

譚用之

江上陰雲鎖夢魂，江邊深夜舞劉琨。
秋風萬里芙蓉國，暮雨千家薜荔村。
鄉思不堪悲橘柚，旅遊誰肯重王孫。
漁人相見不相問，長笛一聲歸島門。

嶽麓寺

羅隱

蛟宮虎穴兩皆休，獨倚危欄送遠愁。
多事林鶯還漫語，薄情邊岸不回頭。
春融疑是乾坤醉，水闊深知世界浮。
欲共高山

話心跡野花荒草奈相尤

覽李碑亭詩

宋張栻

荒榛日暮倚筇時，歎息危亭北海碑。
後輩但知遵字畫，當年不得戍邊陲。
豈關貝錦能成禍，只恐干將不自奇。
杜老惜才千古意，於今誰詠六公祠。

與錢太守遊嶽麓寺

二首

明李東陽

衡嶽地蟠三百里，羣峯相斷復崔嵬。
崑崙間古剎，依山轉谷口晴雲滿樹來。
北海書存誰問價，少陵詩罷獨憐才。
扁舟已謝長江險，又是匆匆一度回。

危峯高瞰楚江干，路出羊腸第幾盤。
萬樹松杉雙徑合，四山風雨一僧寒。
平沙淺草連天遠，落日孤城隔水看。
薊北湖南

俱在眼鷓鴣聲裏獨凭欄

太乙寺

陸相

野寺高林太乙壇藥池龍井號真宮雙峯闕處湘江白一雁
來時錦樹丹曾有梵僧春咒虎豈無仙子夜乘鸞山靈不薄
紅塵更終日依依傍石闌

謁屈賈祠

張元汴

忠魂相對兩相憐異代同遭共黯然祇謂上官能誤國那知
太尉亦妨賢楚江渺渺蘭空佩漢室迢迢席幾前千載荒祠
無限憾蕭條古木鎖寒烟

謁屈賈祠

黃正達

三月湘江古廟存殘碑四壁掩重門雙忠異代秋霜烈千載

同祠暮雨昏楚澤未消亡國恨中州誰返逐臣魂澄濤幾度
春如昨漫寫巴詞弔九原

屈賈祠

金俸

湘江渺渺楚天秋千古英魂此共浮憔悴總爲宗國計治安
誰抱杞人憂孤忠自許身何惜異代相憐淚暗流寂寞荒祠
瞻拜處野花啼鳥不禁愁

送同寅周石拙之攸

蔡道憲

爾我交情各自知棋敲燈落夜深時一天月好人方去滿地
秋清愁可思無以別君唯有酒若還懷我但看詩官齋此夜
仍須掩癯鶴雙雙臥北籬

湘上感懷

蔡道憲

霜林亦當好花開
楓竹離披盡可栽
碧玉愁多難著酒
燕脂染誤不粧
梅山中尚有眠
初起歲暮更容春
薄來欲剪湘東波
一片故園雪後即
莓苔

退食感懷

蔡道憲

旅亭錯認是吾家
躑躅無聲照碧紗
種竹已抽三尺笋
培桃爭落一庭花
此間老母應頻夢
獨自傷心在散衙
記得春前為別語
歸來慎勿久長沙

菊花雨和蔡江門公祖

黃學和二調

攬持秋事讓誰強
山色濛濛菊影黃
晚節不爭風月豔
芳心獨惹泪痕長
飄零籬落愁無那
抖擻精神瘦不妨
卻是楚人添楚趣
菱荷來往拾餘香

嶽麓書院廢址

黃學謙 益甫

萬壑空青開勝地
斯文鄒魯此同區
秋風靜日松無主
洞澗何年蝸亦枯
遺像恰同山鬼肅
荒碑殘賸石龜趺
雲峯誰破蒿萊色
莫使黃昏叫鷓鴣

禹碑

國朝孫謙

洪濛莫記是何年
大禹浮湘蹟宛然
蝌蚪不同封禪碣
龍螭豈異古今傳
平成績其乾坤著
疏濬功偕日月懸
道士偶摩青赤字
反令神物落言詮

宿嶽麓寺

姚之年

天涯何處覓林邱
偶上名峯跡便留
眼底烟波千古夢
山中風雨四時秋
燈搖紺殿岩前動
井湧清泉榻下流
謾謾松濤

驚夢起朱張學步愧吾儔

登嶽麓頂

沈一揆

籃輿衝破白雲根絕巘藤蘿手自捫海內名山堪伯仲眼前
列岫盡兒孫壁間蝌蚪傳奇字雲鎖蛟龍護石門俯瞰湘流
帆影疾乘槎直擬問崑崙

遊嶽宿雲麓宮

周應運

流雲滃若笛風悠汗漫聯騎憶向遊策杖捫蘿迷小徑蟠松
穿石半荒邱黃冠話舊猶昨事白髮驚看對晚秋夜靜月明
留古照閒敲一局寺鐘浮

遊嶽麓書院

吳綺

寫盡瀟湘聽雨圖何來杲日映菰蒲天開宿霧招遊客地許

名山屬大儒烏篆尙能存禹蹟龍宮空自鎖仙都橫經往事
知何在欲訪湖南舊講徒

遊嶽麓書院

宋俊

碧水丹崖列畫屏高秋曠覽輒揚舲雲開郢樹環衡嶽峽東
湘江湧洞庭俎豆未消秦帝火講堂猶勒宋儒銘試看南極
天門外光聚長沙第幾星

遊嶽麓書院

趙甯

嶽麓晴雲帶曉開中流凝望勢崔嵬尋幽自合分花坐選勝
還宜載酒來古劍龍蛇消歲月講堂風雨雜莓苔何當此日
偏乘興石上題名未幾回

遊嶽麓書院

吳壽潛

道鄉臺下讀遺文饗殿書堂四面分天半芙蓉吹暮靄澗邊
蘭芷散幽芬楚山遠束三江練郢樹晴開五色雲安得繪圖
長叫絕常教眼底滌塵氛

遊嶽麓題道林寺壁

吳光豫

躡蹬憑虛四望空蒼茫古寺翠微中松風十里紆山徑澗響
千溪遶竹叢謝客尋幽山屐綠支公說法雨花紅由來佳絕
湖南地此處登臨更不同

望嶽麓次張憲副韻

倪康年

雲外嶙峋窺碧漢蒼然遙接祝融峯懸崖古樹收江色入寺
荒烟老佛容篋谷雲深花覆水道鄉臺圯鶴巢松橫江不盡
供清憩淡岩幽心靜裏逢

且止亭

盧孫仝

亭名且止息人遊四顧青山返照收一郡烟嵐來眼底百年
興廢付江頭雲迴遠岫舟難載月下高天鳥漸休古寺寒鐘
燈火暗釣簑歸處起羣鷗

禹王碑

熊元善

聞道名山俎豆馨故扳絕頂乞山靈一泓湘水橫襟帶四面
雲霞擁翠屏浩矣神碑鏡混沌皇哉鳥跡篆青冥蘚苔斑駁
文章古匝帝嵐烟那得局

登白鶴樓故址

趙又昂

鶴去千年片址留白雲常繞舊城頭晉時臺榭榛蕪沒馬氏
園亭狐兔遊嶽岫西臨潭水闊湘江東下楚天浮凭高不盡

山河慨禾黍淒淒兩岸秋

嶽麓書院 二首

郭金門

巍巍吾道自千秋眺望非關景物幽絕學幾人薪火續殘碑
一片烏書畱藤蘿隱見烟中寺洲渚浮沈水上樓遙想朱張
心跡在赫曦臺上儼同遊

占斷名區半佛仙儒風猶暢此山川無言芳草依人綠有意
停雲入抱妍曉汲花前炊白飯夜然藜火照青氊倚欄憑弔
多遺跡古瓦封塵不記年

過古藩廢址有感

張埴

堯階三尺禹卑宮牆外車音聽可通何俟鞭長思遠馭卻嫌
袖短請增封樓高勢欲星辰摘苑闊遙疑島嶼逢一夕咸陽

傳炬火可憐馬鬣骨堆紅

城南春望

黃明懿

全楚風光滿目收江橫匹練鎖芳洲平橋雨過雲除溼嫩柳
烟疎曉氣浮幾度懷人迷嶺表誰家吹笛落城頭長沙近接
三閭宅春樹江雲意共悠

懷嶽麓

黃文憲

晴雲遙自嶽峯來相對憂懷鬱未開講院荒殘依鶴鶴禪宮
寥寂鎖莓苔烟霞久結登高約風雨遲人濟勝才寄語山林
休傲客等閒應許一追陪

登嶽麓

陳濟鼎

南收嶽色北湖光七二峯靈萃此岡地毓秀奇供李杜天開

善人集志 卷之三十一
名勝待朱張忠貞未泯荒臺寺
蝌蚪長留明德香
千仞振衣懷抱遠
神遊早已遍瀟湘

弔蔡江門先生

張雄圖

臣死封疆死即休
牽裾未絕袂先投
誓師早已忘身命
藁葬甯須戀首邱
何意同官成賊黨
轉教小吏附清流
九原可作仍含笑
憑弔偏生過客愁

桃源洞二首

甯鄉

王文清

曾向山窗曲半眩
竹床短几小池澄
三生白石招童子
七尺烏藤授老僧
古院尚留前度偈
寒天未滅去年燈
自憐不是尋仙客
空逐桃花問武陵

聞說桃源何處尋
秦人別墅碧沈沈
寺門小壑流清韻
洞口

新松起綠陰
閣上風敲鈴
語細橋邊客
笑虎溪深不須更問
漁人路白石寒山自古今

讀書嶽麓

熊祖熊

爲慕先賢講學區
躡雲萬仞共追趨
文當論後還歸細
養到深時轉若愚
點點春花飛石瀨
潺潺曲水雜風雩
烟雲天地賡前調
仰止慙慙惜白駒

首夏遊嶽麓寺

李紹易

逶迤一徑入崔嵬
路遠山花次第開
怪石幽林蹲虎豹
松聲暗壑響風雷
碑殘古篆苔猶蝕
雨過禪關客未回
曾憶舊時遊歷處
望中遙指白雲隈

長沙懷古

李紹易

晴蕪碧抹瀨蒹葭湖上微吟感物華漁父不來歌澤畔賈生
何故到天涯宅畱城關風烟老寺鎖荒邨薜荔斜憑眺倚欄
俱勝概至今人說古長沙

和友人過嶽麓書院

李聞知

烏几頻年一卷隨故人長憶會難期漫勞遠破春江浪渾欲
題翻嶽麓詩夜語小窗花氣暖歸帆古渡岸烟迷殘碑賸有
登臨興載酒重來醉幾時

遊嶽麓寺

劉世澍

龍宮高聳俯江潭踏閣攀林笑客貪暗水尋溪穿石罅饑鳥
求食到花龕雲帆隱約來天末烟水微茫起岸南可奈夕陽
無意緒不容仔細騁幽探

八景合賦詩

並序

劉世澍

瀟湘八景其來久矣前輩有會萃為一詩者每題但點雨
宇如夜雨遺卻瀟湘秋月遺卻洞庭未免郭郭舟中無事
擬作一首匪曰能工庶
不貽殺風景之譏云耳

雨入瀟湘阻夜遊月華空憶洞庭秋帆揚遠浦歸心切雁觀
平沙落勢邁夕照挂村漁唱起晚鐘出寺茗烟浮晴嵐山市
宜沽醉莫待江天暮雪稠

詣嶽麓講堂

熊錫命

訪道名山詣講堂麓雲湘水共蒼茫春風一夕明珠迥絳帳
三千穎路光學憶朱張絲聖脈苔封蝌蚪燦鴻章振衣天外
潭洲小匹練橫江挂夕陽
訪嶽麓景德寺雨松和尚

李孔授

滿天風雨隔江城夜叩禪關月色清一榻疎鐘消俗慮雙渠
活水見幽情寺有雙泉盛暑不竭竹聲滴瀝空階靜石齒參差古道橫
撥火烹茶譚永夕豁然吾道亦分明

謁蔡公祠墓

李紹衣

嘯聲悲壯鳳鳴空

公清嘯如鳳鳴賊欲給公一嘯公罵不絕口

罵賊齟齬轉自雄

截舌豈能暗激烈磔身原不碎孤忠血藏千載知為碧氣礪

殘秋應化虹泉壤一坏遺古廟拜瞻香霽夕陽中

星沙懷古

韓樂

適齋

江亭一覽大江浮往事升沈問白鷗鳥篆碑殘蕭寺雨釣筒
詩老洞庭秋祠懸日月雙忠並臺倚烟雲八景收十萬人家
城廓是可怜湘水付東流

春日偕友人過洗心寺望湘吟眺

韓樂

碧迢迢處破雲封路轉香臺到此峯絕頂青松盤鶴鶴橫江
白日起魚龍花當媚客紅逾好草為懷春綠自濃誰送香風
雲壑靜冷洽樹杪一聲鐘

重遊谷山寺

韓樂

長松古竹覆寒流岸幘重來謁惠休佛去雞窠新草閉雲沈
鶴帳晚花稠銀牀露井非前度玉帶山河是舊遊風靜梵音
真縹緲好來暇日坐消憂

九日登天心閣

張世勳

天際峩巒瞰錦城連山虛閣倚空明三湘水落孤帆遠九面
雲開一雁橫賈傅祠堂秋菊晚蔡公墳墓野菘生年來半負

黃花約片晌登臨萬古情

道鄉臺懷古

李文煌 茹中

無復當年列炬僧山餘淨盡水空澄其尋禹蹟刊苔認獨傍
溪巖覓徑登北海斷碑經野火南郊荒時落枯藤秋高韻客
貪懷古欲賦三洲暫未能

謁蔡忠烈墓次公退食感懷韻

張九思 聿修

飄然七尺已辭家

公詩丈夫飄然七尺身今作蛾眉誤嫁人

古寺霜華拂障紗梅

雪詩魂清到骨風塵血淚灑如花三顏白石同祠墓

公有白石山謁

三顏祠詩九卒青燐認署衙未報國恩臣憾在丹忱一點照長沙

長沙懷古

沈棣 雪友

瀟湘江畔閱年華踪跡常如浪颭沙亦有江淹能賦別最憐

李白更辭家蘭滋楚畹疎兼密雁上衡陽整復斜聞道朝霞
還可採欲從羽客問餐霞

城南望嶽麓

文上杰

七十餘峯北盡頭曉嵐橫處霧全收江深倒入青山色樹密
遙遮古寺樓蹟閱幾朝碑尙在人懷同輩水分流廿年未上
飛來石翹首城南憶舊遊

九日遊洪恩寺

俞儀 兼廡

洪恩古刹大橋前結伴逍遙亦夙緣豈有白衣來贈送更無
黃菊足畱連名山厯厯看爭勝梵唄悠悠聽欲仙歸去且拚
成一醉莫辭羞澀阮郎錢

聞潘學憲巡撫湖南

張再超

善仁集 卷之二十一
會收楚澤三千士復擅瀟湘第一官水滿洞庭迎畫舸雲開
嶽麓待雕鞍諸生久識胸懷朗比戶爭傳惠澤溥若訪長沙
詞賦客肯容堦下整儒冠

見嶽樓成

江 闔

危樓渺渺立江邊屈指興衰動百年城郭久殘兵燹後田廬
不似亂離前忍將畚插勞民力肯爲壺觴惜俸錢呼取賓朋
三五輩異鄉亦自足畱連

暮秋歸省

蕭履謙

高堂久切倚闔望遊子應深舞綵情岸柳蕭疎驚晚節江帆
縹緲喜新晴西風小市青帘影遠浦斜陽斷雁聲烟景蒼蒼
成薄醉碧天凝睇暮雲橫

瀟湘八景詞 浪淘沙

宋 鍾世賢

瀟湘夜雨 湘江飄渺景趣悠然加之夜雨淒清更有不盡之意俗謂在晏公街非也

日暮大江橫水闊雲平誰知雲水兩無情驀地釀成秋夜雨
滴盡殘更 點點打窗聲紙帳寒生芭蕉葉上最淒清多少

離人眠不得坐到天明

洞庭秋月 湘江有蓮花潭素波澄碧皎月流光或謂當易以蓮潭秋月信有然乎

霜落洞庭秋天闊雲收影搖孤月翠光浮何處仙人吹玉笛
黃鶴樓頭 不洗古今愁只管清幽琉璃盤裏水晶毬照徹

君山千萬丈便是瀛洲

遠浦歸帆 江上多浦口舟人乘風凌波遠眺如飛鳥上蓬萊亦快事也

遠水接天浮渺渺扁舟去時花雨送君愁今日歸來黃葉落

又是深秋 聚散兩悠悠白了人頭片帆孤影下中流載得古今多少恨付與沙鷗

平沙落雁 雁飛不過衡陽見沙渚即止三洲岸邊沙白如雪洲平如砥雁陣聯翻即止

無處着烟霞漠漠平沙幾行雁陣晚風斜寫破一天秋意思

飛過漁家 切莫近葦葭莫宿蘆花好來此地作生涯只恐

夜深邊塞上驚起胡笳

烟寺晚鐘 即水陸寺寺在江心薄暮烟籠鐘聲一動漁舟返棹宿鳥驚鳴嫋嫋不絕俗指雲麓宮非也

烟鎖梵王宮隱隱疎鐘一聲遙在月明中惱恨歸鴻畱不住

付與西風 過耳總成空何事匆匆少年催作白頭翁今古

相推敲不盡此恨無窮

漁村夕照 夕陽將謝彩虹璀璨若三洲南湖港是也

日暮大江寒流水潺潺漁翁家住蓼花灣到老不知塵市路

無事相關 日落半岫山倦鳥知還半輪斜影畫圖間收拾

綸竿沽一醉真箇清閒

山市晴嵐 湘嶽晴烘氣靄紫翠拖烟如滌瀾市百搭橋隱隱俱在氛氳五色中

山市近山城微雨初晴曉來嵐氣撲天青道是似烟烟又重

似霧還輕 莫怪不分明望眼花生碧紗籠裏有人行說與

王維難着筆空翠無聲

江天暮雪 時既莫矣江邊風冷雪如灑絮飄搖俄而洲橫玉帶嶽列銀屏磴磴江天似曉非曉

雲暗楚天遙落木蕭蕭朔風剪就六花飄畫角數聲吹不散

一片瓊瑤 壓損臘梅梢凍倒漁樵月明無影玉生苗只恐

飛來雙鬢上白了難消

善化縣志卷之三十一終

